



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**CBETA2018** 版

## 增壹阿含經

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71 坛：《增壹阿含经》16-20 卷--3. 12 第 71 坛

# 汇编说明

佛教经典分经律论三藏，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经藏中，阅读佛经仿佛得预法会，亲聆圣音，是后人学习佛法最直接的途径，更是末法时代树立正知正见、防止误入相似佛法的最可靠的依止方法，自然功德无量。能遍阅佛经或三藏，把一代圣教尽数熏入八识田中，直至成佛永为道种，是古今众多佛弟子的毕生心愿和梦想。

本汇编是大众阅藏网汇编 12 辑之外的 11 部大经之一的《增壹阿含经》。

本汇编采用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2018 电子版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（电子《大正藏》）第 2 册 No. 125 东晋罽宾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译的《增壹阿含经》（51 卷）为底本。本汇编是三号字体，按顺序 17 卷为一册，共 3 册。因能力有限，智慧浅薄，望大众不吝赐教，以待修订。

CBETA 为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）的简称，成立于 1998 年，免费提供电子佛典数据库供各界作非营利性使用，其发布的电子佛典数据库可以在网络上下载。

大众阅藏网，是一群正信佛子为倡导大众阅藏而设立的公益性文化传播平台，祈愿在三宝的加持护念下，使读经阅藏能普及到广大信众中去。

**宗旨：**本佛宗经，闻思正见

**理念：**阅藏很重要，人人能做到，活动无中心，引导有僧宝。

**目标：**让阅藏流行起来！

大众阅藏经书汇编的第 1 辑免费申请，“大众阅藏”邮箱：[yuezang@vip.163.com](mailto:yuezang@vip.163.com)。官网网址：<http://www.yuezang.org>；

说明：此电子版本是为阅藏法会分坛读诵用，拆分后排版格式和原来可能不一样，如需要打印，大众阅藏官网：<http://www.yuezang.org>；下载专区有 51 卷《增壹阿含经》汇编总三册。因能力有限，智慧浅薄，望大众不吝赐教，以待修订。 大眾閱藏網，二〇一八年十二月。

## 佛经安置须知

1. 经典应恭敬放在清净高处以及其他书籍的上面，不可随意扔放床上、座椅上等不净处。
2. 凡经书等法宝阅毕，可辗转流通，赠送其他道友，不可任意烧毁或丢弃。
3. 如手捧或装于口袋携带时，不得低于腰部，不可挟腋下。
4. 不得口吹经上灰尘，应以专用净布拭去。
5. 不可在经典所在的地方，有种种污秽行为。

## 读诵佛经须知

1. 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，如来法身舍利，亦当作真佛看，不可作纸墨等看。礼诵持念，种种修持，皆当以诚敬为主。
2. 不可躺着看经书，以口水沾指翻经页，不可以污手触经。
3. 经书上不可涂写。不得一边散心杂话，一边看经书。
4. 中断不看时，应夹放纸条、书签做记号。不可折页、折角，或经书面朝下作“人”字形搁置。

## 保宁勇禅师示看经警策文

夫看经之法后学须知：当净三业。若三业无亏，则百福俱集。三业者，身、口、意业也。

- （一）端身正坐，如对圣容，则身业净也。
- （二）口无杂言，断诸嬉笑，则口业净也。
- （三）意不散乱，屏息万缘，则意业净也。

内心既寂，外境俱捐。方契悟于真源，庶研穷于法理，可谓水澄珠莹，云散月明。义海涌于胸襟，智岳凝于耳目。辄莫容易，实非小缘。心法双忘，自他俱利。若能如是，真报佛恩。

# 起诵仪

## 请佛发愿

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 
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
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
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
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

## 香赞

（一遍）

炉香乍爇。法界蒙薰。诸佛海会悉遥闻。  
随处结祥云。诚意方殷。诸佛现全身。

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訶萨（三称）

## 开经偈

（一遍）

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 
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 
讽诵经时 当愿众生：  
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。

（注：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）

#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六

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## 高幢品第二十四之三

(六)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十五日中有三齋法。云何為三？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。」

「比丘當知，或有是時，八日齋日，四天王遣諸輔臣，觀察世間，誰有作善惡者？何等眾生有慈孝父母、沙門、婆羅門及尊長者？頗有眾生好喜布施、修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三昧、演散經義、持八關齋者？具分別之。設無眾生孝順父母、沙門、婆羅門及尊長者，是時輔臣白四天王：『今此世間無有眾生孝順父母、沙門、道士，行四等心，慈愍眾生。』時，四天王聞已，便懷愁憂，慘然不悅。是時四天王即往忉利天上，集善法講堂，以此因緣具白帝釋：『天帝當知，今此世間無有眾生孝順父母、沙門、婆羅門及尊長者。』是時，帝釋、三十三天聞斯語已，皆懷愁憂，慘然不悅，減諸天眾，增益阿須倫眾。」

「設復有時，若世間眾生之類有孝順父母、沙門、婆羅門及尊長者，持八關齋，修德清淨，不犯禁戒大如毛髮。爾時，使者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即白四王：『今此世間多有眾生孝順父母、沙門、婆羅門及諸尊長。』天王聞已，甚懷喜悅，即往釋提桓因所，以此因緣具白帝釋：『天帝當知，今此世間多有眾生孝順父母、沙門、婆羅門及諸尊長。』時，帝釋、三十三天皆懷歡喜，不能自勝，增益諸天眾，減損阿須倫眾，地獄拷掠自然休息，毒痛不行。」

「若十四日齋日之時，遣太子下，察行天下，伺察人民，施行善惡，頗有眾生信佛、信法、信比丘僧，孝順父母、沙門、婆羅門及尊長者，好喜布施，持八關齋，閉塞六情，防制五欲。設無眾生修五法者，孝順父母、沙門、婆羅門。爾時，太子白四天王。四天王聞已，便懷愁憂，慘然不悅，往至釋提桓因所，以此因緣具白天帝：『大王當知，今此世間無有眾生孝順父母、沙門、婆羅門及尊長者。』是時，天帝、三十三天皆懷愁憂，慘然不悅，減諸天眾，增益阿須倫眾。

「設復眾生有孝順父母、沙門、婆羅門及尊長者，持八關齋。爾時，太子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即往白四天王：『大王當知，今此世間多有眾生孝順父母、沙門、婆羅門及諸尊長。』是時，四天王聞此語已，甚懷喜悅，即往詣釋提桓因所，以此因緣具白天帝：『聖王當知，今此世間多有眾生孝順父母、沙門、婆羅門及諸尊長，受三自歸，慈心諫諍，誠信不欺。』時，天帝、四王及三十三天皆懷歡喜，不能自勝，增益諸天眾，減損阿須倫眾。

「比丘當知，十五日說戒之時，四天王躬自來下，案行天下，伺察人民。何等眾生孝順父母、沙門、婆羅門及尊長者，好喜布施，持八關齋如來齋法。設無眾生孝順父母、沙門、婆羅門及尊長者，時四天王便懷愁悵，慘然不悅，往至帝釋所，以此因緣具白天帝：『大王當知，今此世間無有眾生孝順父母、沙門、婆羅門及諸尊長者。』是時，釋提桓因、三十三天皆懷愁憂，慘然不悅，減諸天眾，增益阿須倫眾。

「設復是時，眾生之類有孝順父母、沙門、婆羅門及諸尊長，持八關齋。爾時，四天王便懷歡喜，踊躍不能自勝，即往帝釋所，以此因緣具白天帝：『大王當知，今此世間多有眾生孝順父母、沙門、婆羅門及諸尊長。』是時，釋提桓因、三十



三天及四天王皆懷歡喜，踊躍不能自勝，增益諸天眾，減損阿須倫眾。」

**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云何十五日持八關齋法？」**

是時，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如來是諸法之王，諸法之印。唯願世尊當為諸比丘布演此義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奉行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吾當為汝具分別說。於是，比丘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於月十四、十五日說戒、持齋時，到四部眾中，當作是語：『我今齋日，欲持八關齋法。唯願尊者，當與我說之！』是時，四部之眾，當教與說八關齋法。先教作是語：『善男子，當自稱名字。』彼已稱名字，便當與說八關齋法。是時，教授者當教前人作是語：『我今奉持如來齋法，至明日清旦，修清淨戒，除去惡法。若身惡行，口吐惡語，意生惡念，身三、口四、意三諸有惡行，已作、當作，或能以貪欲故所造，或能以瞋恚所造，或能以愚癡所造，或能以豪族故造，或能因惡知識所造，或能今身、後身、無數身，或能不識佛、不識法，或能鬪比丘僧，或能殺害父母諸尊師長，我今自懺悔，不自覆藏，依戒、依法成其戒行，受八關如來齋法。』

「云何為八關齋法？持心如真人，盡形壽不殺，無有害心，於眾生有慈心之念。『我今字某，持齋至明日清旦，不殺、無有害心，有慈心於一切眾生。

「『如阿羅漢，無有邪念，盡形壽不盜，好喜布施。我今字某，盡形壽不盜，自今至明日持心。

「『如是真人，我今盡形壽，不淫洩，無有邪念，恒修梵行，身體香潔，今日持不淫之戒，亦不念己妻，復不念他女人想，至明日清旦，無所觸犯。

「『如阿羅漢，盡形壽不妄語，恒知至誠，不欺他人，自

今至明日不妄語，我自今以後不復妄語。

「『如阿羅漢，不飲酒，心意不亂，持佛禁戒，無所觸犯，我今亦當如是，自今日至明旦，不復飲酒，持佛禁戒，無所觸犯。

「『如阿羅漢，盡形壽不壞齋法，恒以時食，少食知足，不著於味。我今亦如是，盡形壽不壞齋法，恒以時食，少食知足，不著於味，從今日至明旦。

「『如阿羅漢，恒不在高廣之床上坐。所謂高廣之床，金、銀、象牙之床，或角床、佛座、辟支佛座、阿羅漢座、諸尊師座。是時，阿羅漢不在此八種座，我亦上坐不犯此坐。

「『如阿羅漢，不著香華、脂粉之飾。我今亦當如是，盡形壽不著香華、脂粉之好。

「『我今字某，離此八事，奉持八關齋法，不墮三惡趣。持是功德，不入地獄、餓鬼、畜生八難之中，恒得善知識，莫與惡知識從事，恒得好父母家生，莫生邊地無佛法處，莫生長壽天上，莫與人作奴婢，莫作梵天，莫作釋身，亦莫作轉輪聖王，恒生佛前。自見佛，自聞法，使諸根不亂。若我誓願向三乘行，速成道果。』

「比丘當知，若有優婆塞、優婆夷，持此八關齋法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當趣三道：或生人中，或生天上，或般涅槃。」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不殺亦不盜，	不淫不妄語，
避酒遠香花，	著味犯齋者。
歌舞作倡伎，	學捨如羅漢，
今持八關齋，	晝夜不忘失。
不有生死苦，	無有周旋期，
莫與恩愛集，	亦莫怨憎會。



願滅五陰苦，        諸痛生死惱，  
涅槃無諸患，        我今自歸之。

「是故，諸比丘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持八關齋離諸苦者，得善處者，欲得盡諸漏入涅槃城者，當求方便，成此八關齋法。所以然者，人中榮位不足為貴，天上快樂不可稱計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求無上之福者，當求方便，成此齋法。

「我今重告勅汝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成八關齋者，欲求生四天王上，亦獲此願。持戒之人，所願者得，我以是故，而說此義耳。人中榮位不足為貴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持八關齋者，身壞命終，生善處天上，亦生艷天、兜術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，終不有虛。所以然者，以其持戒之人所願者得。

「諸比丘！我今重告汝，若有男子、女人持八關齋者，生欲天者，生色天者，亦成其願。何以故爾？以其持戒之人所願者得。若復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持八關齋，欲得生無色天者，亦果其願。

「比丘當知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持八關齋者，欲生四姓家者，亦復得生。又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持八關齋人，欲求作一方天子，二方、三方、四方天子，亦獲其願。欲求作轉輪聖王者，亦獲其願。所以然者，以其持戒之人所願者得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求作聲聞、緣覺、佛乘者，悉成其願。吾今成佛，由其持戒，五戒、十善，無願不獲，諸比丘！若欲成其道者，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◎

◎（七）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事現在前，爾時善男子、善女人獲福無量。云何為三？信現在前，善男子、善女人獲福無

量。若財現在前，爾時善男子、善女人獲福無量。若復持梵行現在前，爾時善男子、善女人獲福無量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三事現在前，獲福無量。」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信財梵難得，        受者持戒人，  
覺此三事已，        智者隨時施。  
長夜獲安隱，        諸天恒扶將，  
在彼自娛樂，        五欲無厭足。

「以是，諸比丘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當求方便，成此三法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拘深城瞿師羅園中。

爾時，拘深比丘恒好鬪訟，犯諸惡行，面相談說，或時刀杖相加。爾時，世尊清旦往詣彼比丘所。到已，世尊告彼比丘：

「汝等比丘，慎莫鬪訟，莫相是非。諸比丘！當共和合，共一師侶，同一水乳，何為鬪訟？」

爾時，拘深比丘白世尊曰：「唯願世尊勿憂此事！我當自慮此理；如此過狀，自識其罪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等云何，為王種作道，為畏恐故作道，為以世儉故作道耶？」

諸比丘對曰：「非也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比丘！汝等豈非欲離生死，求無為道故作道乎？然五陰之身實不可保。」

諸比丘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如世尊教，我等族姓子所以出家學道者，以求無為道，滅五陰身，是以學道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諸比丘！不應作道而復鬪諍，手拳相加，面

相是非，惡聲相向。汝等當應成就此行：共同一法，共一師受，亦當行此六種之法，亦當行此身、口、意行，亦當行此供養諸梵行者。」

諸比丘對曰：「此是我等事，世尊勿足慮此事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拘深比丘：「云何，愚人！汝等不信如來語乎？方語如來勿慮此事，然汝等自當受此邪見之報。」

爾時，世尊重告彼比丘曰：「過去久遠，此舍衛城中有王，名曰長壽王，聰明黠慧，無事不知。然善明刀劍之法，又乏寶物，諸藏無充，財貨減少，四部之兵，亦復不多，臣佐之屬，亦復減少。當於爾時，波羅捺國有王名梵摩達，勇猛剛健，靡不降伏，錢財、七寶，悉皆滿藏，四部之兵，亦復不乏，臣佐具足。

「爾時，梵摩達王便作是念：『此長壽王無有臣佐，又乏財貨，無有珍寶，我今可往攻罰其國。』爾時，梵摩達王即便興兵，往罰其國。

「爾時，長壽王聞興兵攻罰其國，即設方計：『我今雖無七寶之財，臣佐之屬，四部之兵，彼王雖復多諸兵眾，如我今日一夫之力，足能壞彼百千之眾，殺害眾生，不可稱計，不可以一世之榮，作永世之罪。我今可出此城，更在他國，使無鬭諍。』

「爾時，長壽王不語臣佐，將第一夫人，及將一人，出舍衛城，入深山中。是時，舍衛城中臣佐、人民，以不見長壽王，便遣信使，往詣梵摩達王所，而作是說：『唯願大王來至此土，今長壽王莫知所在。』是時，梵摩達王來至迦尸國中，而自治化。

「然長壽王有二夫人，皆懷妊，臨欲在產。是時，夫人自夢在都市中生，又日初出，四部之兵，手執五尺刀，各共圍繞，

而獨自產無有佐者。見已，便自驚覺，以此因緣白長壽王。王告夫人曰：『我今在此深山之中，何緣乃當在舍衛城內，在都市中產乎？汝今欲生者，當如鹿生。』是時，夫人曰：『設我不得如此產者，正爾取死。』是時，長壽王聞此語已，即於其夜，更改衣服，不將人眾，入舍衛城。

「時，長壽王有一大臣，名曰善華，甚相愛念。有小事緣出城，而見長壽王入城。時，彼善華大臣熟視王已，便捨而去，嘆息墮淚，復道而行。時，長壽王便逐彼大臣，將在屏處而語言：『慎莫出口。』大臣對曰：『如大王教，不審明王有何教勅？』長壽王曰：『憶我舊恩，便有反復。』時臣對曰：『大王有教令，我當辦之。』長壽王曰：『我夫人者，昨夜夢在市中產，又有四部之兵而見圍遶，生一男兒，極自端正。若不如夢產者，七日之中，當取命終。』大臣報曰：『我令堪辦此事，如王來勅。』作此語已，各捨而去。

「是時，大臣便往至梵摩達王所。到已，而作是說：『七日之中，意欲觀看大王軍眾：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，竟為多少。』是時，梵摩達勅左右曰：『時催上兵眾，如善華語。』是時，善華大臣七日之中即集兵眾，在舍衛都市中。是時，彼夫人七日之中，來在都市中。時，善華大臣遙見夫人來，便作是說：『善來，賢女！今正是時。』

「爾時，夫人見四部兵眾已，便懷歡喜，勅左右人，施張大幔。時，夫人日初出時，便生男兒，端政無雙，世之希有。時，夫人抱兒還詣山中。時，長壽王遙見夫人抱兒而來，便作是語：『使兒老壽，受命無極。』夫人白王：『願王當與立字！』時，王即以立字，名曰長生。

「時，長生太子年向八歲。父王長壽有小因緣入舍衛城。爾時，長壽王昔臣劫比，見王入城，從頭至足而熟觀視。見已，

便往至梵摩達王所。到已，而作是說：『大王！極為放逸，長壽王者今在此城。』時，王瞋恚，勅左右人催收捕長壽王。

「是時，左右大臣將此劫比，東西求索。時，劫比遙見長壽王，便目示語大臣曰：『此是長壽王。』即前收捕，至梵摩達王所。到已，白言：『大王！長壽王者此人身是。』國中人民，悉皆聞知捉得長壽王身。

「時，夫人亦復聞長壽王為梵摩達所捉得，聞已，便作是念：『我今復用活為？寧共大王一時同命。』是時，夫人即將太子入舍衛城。夫人語太子曰：『汝今更求活處。』時，長生太子聞已，默然不語。時，夫人徑往至梵摩達王所，王遙見來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即勅大臣：『將此夫人及長壽王，至四衢道頭，分作四分。』時，諸大臣受王教令，將長壽王及夫人身，皆取返縛，遶舍衛城，使萬民見。爾時，人民之類，莫不痛心！

「時，長生太子在大眾中，見將父母詣市取殺，顏色不變。時，長壽王還顧告長生曰：『汝莫見長，亦莫見短。』爾時，便說此偈：

「『 怨怨不休息，            自古有此法，  
          無怨能勝怨，            此法終不朽。』

「是時，諸臣自相謂曰：『此長壽王極為愚惑，長生太子竟是何人，在我等前而說此偈？』時，長壽王告諸臣曰：『我不愚惑，但其中智者乃明吾語耳。諸賢當知，以我一夫之力，足能壞此百萬之眾。然我復作是念：「此眾生類死者難數，不可以我一身之故，歷世受罪。怨怨不休息，自古有此法，無怨能勝怨，此法終不朽。」』

「時，彼諸臣將長壽王及夫人身，到四衢道頭，分作四分，即而捨去，各還所在。時，長生太子向暮收拾薪草，耶維父母



而去。

「爾時，梵摩達王在高樓上，遙見有小兒耶維長壽王及夫人身，見已，勅左右曰：『此必是長壽王親里，汝催收捉來。』時，諸臣民即往詣彼，未到之頃，兒已走去。

「時，長生太子便作是念：『此梵摩達王殺我父母，又住我國中，我今當報父母之怨。』是時，長生太子便往至彈琴師所。到已，便作是說：『我今欲學彈琴。』時琴師問曰：『今汝姓誰？父母為所在？』小兒對曰：『我無父母，我本住此舍衛城中，父母早死。』琴師報曰：『欲學者便學之。』

「比丘當知，爾時，長生太子便學彈琴歌曲。時，長生太子素自聰明，未經數日，便能彈琴歌曲，無事不知。是時，長生太子抱琴詣梵摩達王所，在象廡中，非人之時而獨彈琴，並復清歌。爾時，梵摩達王在高樓上，聞彈琴歌曲之聲，便問勅左右人曰：『此何人在象廡中，而獨彈琴歌戲？』臣佐報曰：『此舍衛城中有小兒，而獨彈琴歌戲。』時，王告侍者曰：『汝可約勅使此小兒來在此戲，吾欲見之。』時，彼使人喚此小兒，來至王所。是時，梵摩達王問小兒：『汝昨夜在象廡中彈琴乎？』對曰：『如是，大王！』梵摩達曰：『汝今可在吾側，彈琴歌舞，我當供給衣被、飯食。』

「比丘當知，爾時，長生太子在梵摩達前，彈琴歌舞，極為精妙。時，梵摩達王聞此琴音，極懷歡喜，便告長生太子：『當與吾守藏珍寶。』時，長生太子受王教勅，未曾有失，恒隨王意，先笑後語，恒認王意。爾時，梵摩達王復告勅曰：『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作人極為聰明，今復勅汝宮內可否？汝斯知之。』是時，長生太子在內宮中，以此琴音教諸妓女，亦復使乘象馬妓術，無事不知。

「是時，梵摩達意欲出遊園館，共相娛樂，即勅長生，催



駕寶羽之車。時，長生太子即受王教，令尋駕寶羽之車，被象金銀鞍勒，還來白王：『嚴駕已辦，王知是時。』梵摩達王乘寶羽之車，使長生御之，及將四部兵眾。

「時，長生太子御車引導，恒離大眾。時，梵摩達王問長生太子曰：『今日軍眾，斯為所在？』長生對曰：『臣亦不知軍眾所在？』時王告曰：『可小停住，吾體疲極，欲小止息。』時，長生太子即自停住，使王懈怠。比頃，軍眾未至。

「比丘當知，爾時，梵摩達王即枕太子長生膝上睡眠。時，長生太子以見王眠，便作是念：『此王於我極是大怨，又取我父母殺之，加住我國界，今不報怨者，何時當報怨？我今斷其命根。』時，長生太子右手自拔劍，左手摸王髮，然復作是念：

『我父臨欲命終時，而告我言：「長生當知：亦莫見長，亦莫見短。」加說此偈：

「『怨怨不休息，        自古有此法，  
        無怨能勝怨，        此法終不朽。』

「『我今捨此怨。』即還內劍。如是再三，復作是念：『此王於我極是大怨，又取我父母殺之，加住我界，今不報怨者，何日當尅？我今正爾斷此命根，乃名為報怨。』是時，復作憶念：『汝長生，亦莫見長，亦莫見短。父王有是教勅：「怨怨不休息，自古有此法，無怨能勝怨，此法終不朽。」我今可捨此怨。』即還內劍。

「是時，王梵摩達夢見長壽王兒長生太子，欲取我殺，即便恐懼，尋時得覺。時，長生太子曰：『大王！何故驚起，乃至於斯？』梵摩達曰：『向者睡眠，夢見長壽王兒長生太子拔劍欲取吾殺，是故驚耳。』

「是時，長生太子便作是念：『今此王已知我是長生太子。』即右手拔劍，左手捉髮，而語王曰：『我今正是長壽王兒長生

太子，然王是我大怨，又取我父母殺之，加住我國界，今不報怨，何日當剋？』時，梵摩達王即向長生而作是說：『我今命在汝手，願垂原捨，得全生命！』長生報曰：『我可活王，然王不全我命。』王報長生：『唯願垂濟，吾終不取汝殺！』是時，長生太子與王共作言誓：『俱共相濟命者，終不相害。』

「比丘當知，爾時，長生太子即活王命。是時，梵摩達王語長生太子言：『願太子還與我嚴駕寶羽之車，還詣國界。』是時，太子即嚴駕寶羽之車，二人共乘，徑來至舍衛城。

「時，王梵摩達即集群臣而作是說：『設卿等見長壽王兒，欲取何為？』其中或有大臣而作是說：『當斷手足。』或有言：『當分身三段。』或有言：『當取殺之。』是時，長生太子在王側坐，正身正意，思惟來言。時，梵摩達王躬自手捉長生太子，語諸人言：『此是長壽王兒長生太子，此人身是。卿等勿得復有語，敢有所說。所以然者，長生太子見活吾命，吾亦活此人命。』時，諸群臣聞此語已，歎未曾有：『此王、太子甚奇！甚特！及能於怨而不報怨。』

「時，梵摩達王問長生曰：『汝應取我殺，何故見放，復不殺之。將有何因緣？今願聞之。』長生對曰：『大王！善聽，父王臨欲命終之時，而作是說：「汝今亦莫見長，亦莫見短。」又作是語：「怨怨不休息，自古有此法，無怨能勝怨，此法終不朽。」是時，群臣聞父王此語，皆相謂言：「此狂惑，多有所說，長生者竟是何人？」長壽王對曰：「卿等當知，其中有智之人，乃明此語耳。」憶父王此語已，是故全王命根耳。』梵摩達王聞此語已，甚奇所作，歎未曾有，乃能守亡父教勅，不有所墮。

「時，梵摩達王語太子曰：『汝今所說之義，吾猶不解，今可與吾說其義，使得意解。』時，長生太子對曰：『大王！

善聽！我當說之。梵摩達王取長壽王殺，設復長壽王本所有群臣極有親者，亦當取王殺之；設復梵摩達王所有臣佐，復當取長壽王臣佐殺之，是謂怨怨終不斷絕。欲使怨斷者，唯有無報人。我今觀此義已，是故不害王也。』是時，梵摩達王聞此語已，甚懷踊躍，不能自勝，此王太子極為聰明，乃能廣演其義。

「時，王梵摩達即向懺悔『是我罪過，而取長壽王殺之。』即自脫天冠與長生使著，復加嫁女，還付舍衛國土、人民，尋付長生使領，王還波羅捺治。

「比丘當知，然古昔諸王有此常法；雖有此爭國之法，猶相堪忍，不相傷害。況汝等比丘，以信堅固，出家學道，捨貪欲、瞋恚、愚癡心，今復爭競不相和順，各不相忍而不懺改。諸比丘！當以此因緣，知鬪非其宜然。同一師侶，共一水乳，勿共鬪訟。」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無鬪無有諍，        慈心愍一切，  
無患於一切，        諸佛所歎譽。

「是故，諸比丘！當修行忍辱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是時，拘深比丘白世尊曰：「唯願世尊勿慮此事，我等自當分明此法。世尊！雖有此語，其事不然。」是時，世尊便捨而去，詣跋耆國。

爾時，跋耆國中有一族姓子：阿那律、難提、金毘羅。然彼族姓子，共作制限：其有出乞食者，後住者便掃灑地使淨，事事不乏。其得食來者分與使食，足者則善，不足者隨意所如。有遺餘者，瀉著器中，便捨而去。若復最後乞食來者，足者則善，不足者便取器中食而自著鉢中。爾時，便取水瓶，更著一處，即當一日掃除房舍，復更在閑靜之處，正身正意，繫念在前，思惟妙法，然復彼人終不共語，各自寂然。

爾時，尊者阿那律思惟欲不淨想，念恃喜安而遊初禪。是時，難提、金毘羅知阿那律心中所念，亦復思惟欲不淨想，念恃喜安而遊初禪。若復尊者阿那律思惟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爾時尊者難提、金毘羅亦復思惟二禪、三禪、四禪。若復尊者阿那律思惟空處、識處、不用處、有想無想處，是時尊者難提亦復思惟空處、識處、不用處、有想無想處。若復尊者阿那律思惟滅盡定，爾時尊者難提，亦復思惟滅盡定。如此諸法，諸賢思惟此法。

爾時，世尊往師子國中。爾時，守國人遙見世尊來，便作是說：「沙門勿來入國中。所以然者，此國中有三族姓子，名阿那律、難提、金毘羅，慎莫觸嬈。」

是時，尊者阿那律以天眼清淨及天耳通，聞守國人與世尊作如是說，使世尊不得入國。是時，尊者阿那律即出告守門人曰：「勿遮，世尊今來，欲至此看。」

是時，尊者阿那律尋入告金毘羅曰：「速來，世尊今在門外。」是時，尊者三人即從三昧起，往至世尊所。到已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住，各自稱言：「善來，世尊！」尊者阿那律前取世尊鉢，尊者難提前敷座，尊者金毘羅取水與世尊洗足。

爾時，世尊告阿那律曰：「汝等三人在此和合，無有他念，乞食如意乎？」

阿那律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乞食不以為勞。所以然者，若我思惟初禪時，爾時難提、金毘羅亦復思惟初禪。若我思惟二禪、三禪、四禪、空處、識處、不用處、有想無想處、滅盡三昧，爾時難提、金毘羅亦復思惟二禪、三禪、四禪、空處、識處、不用處、有想無想處、滅盡定。如是，世尊！我等思惟此法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阿那律！汝為頗有是時更得上

人法乎？」

阿那律報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我等更得上人法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何者是上人之法？」

阿那律曰：「有此妙法，出上人法上，若復我等以慈心，遍滿一方，二方、三方、四方亦復如是，四維上下亦復如是，一切中一切，以慈心遍滿其中，無數無限，不可稱計，而自遊戲。復以悲心、喜心、護心，遍滿一方，二方、三方、四方亦復如是，四維上下而自遊戲。是謂，世尊！我等更得此上人之法。」

爾時，尊者難提、金毘羅語阿那律曰：「我等何日至汝許問此義乎？今在世尊前而自稱說。」

阿那律曰：「汝等亦未曾至我許而問此義？但諸天來至我所而說此義。是故，在世尊前而說此義耳。但我長夜之中知諸賢心意，然諸賢得此三昧故，在世尊前說此語耳。」

爾時，說此法時，長壽大將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時，長壽大將白世尊曰：「今日，世尊與此諸人而說法乎？」

是時，世尊以此因緣具向長壽大將說之。

是時，大將白世尊曰：「跋耆大國快得大利，有此三族姓子而自遊化：阿那律、難提、金毘羅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大將！如汝所言，跋耆大國快得善利。且捨跋耆大國，摩竭大國快得善利，乃有此三族姓子。若當摩竭大國人民之類，憶此三族姓子，便長夜獲安隱。大將當知，若縣邑城郭有此三族姓子者，彼城郭之中，人民之類，長夜獲安隱。此三族姓子所生之家，亦獲大利，乃能生此上尊之人，彼父母五種親族，若當憶此三人者，亦獲大利。若復天、龍、鬼神憶此三族姓子者，亦獲大利。若有人歎說阿羅漢者，亦當



歎說此三人。若有人歎說無貪欲、無愚癡、無瞋恚者，亦當歎說此三人。若有人歎說此福田者，亦當歎說此三人。如我於三阿僧祇劫所行慙苦，成無上道，使此三人成此法義。是故，大將！當於此三族姓子，起歡喜心。如是，大將！當作是學。」  
爾時，大將聞世尊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結使，繫縛眾生，不能從此岸至彼岸。云何為三？所謂身邪、戒盜、疑。」

「彼云何名為身邪？所謂計身有我，生吾我之想，有眾生想，有命、有壽、有人、有士夫、有緣、有著，是謂名為身邪之結。

「云何名為疑結？所謂有我耶？無我耶？有生耶？無生耶？有我、人、壽命耶？無我、人、壽命耶？有父母耶？無父母耶？有今世、後世耶？無今世、後世耶？有沙門、婆羅門耶？無沙門、婆羅門耶？世有阿羅漢耶？世無阿羅漢耶？有得證者耶？無得證者耶？是謂名為疑結。

「彼云何名為戒盜結？所謂戒盜者，我當以此戒生大姓家，生長者家，生婆羅門家，若生天上及諸神中，是謂名為戒盜結。

「是謂，比丘！有此三結繫縛眾生，不能從此岸至彼岸，猶如兩牛同一輓，終不相離。此眾生類，亦復如是，三結所繫，不能得從此岸至彼岸。

「云何此岸？云何彼岸？所謂此岸者身邪是，彼岸者所謂身邪滅是。是謂，比丘！三結繫縛眾生，不能從此岸至彼岸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求方便，滅此三結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

(一〇)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此三三昧。云何為三？空三昧、無願三昧、無想三昧。

「彼云何名為空三昧？所謂空者，觀一切諸法，皆悉空虛，是謂名為空三昧。

「彼云何名為無想三昧？所謂無想者，於一切諸法，都無想念，亦不可見，是謂名為無想三昧。

「云何名為無願三昧？所謂無願者，於一切諸法，亦不願求，是謂名為無願三昧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有不得此三三昧，久在生死，不能自覺寤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求方便，得此三三昧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幢、毘沙、法王 瞿默、神足化

齋戒、現在前 長壽、結、三昧

增壹阿含經卷第十六

##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七

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### 四諦品第二十五

(一)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修行四諦之法。云何為四？所謂初苦諦，義不可盡，義不可窮，說法無盡。第二者苦習諦，

義不可盡，義不可窮，說法無盡。第三者苦盡諦，義不可盡，義不可窮，說法無盡。第四者苦出要諦，義不可盡，義不可窮，說法無盡。

「彼云何名為苦諦？所謂苦諦者，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憂悲惱苦、怨憎會苦、恩愛別離苦、所欲不得苦，取要言之，五盛陰苦，是謂名為苦諦。

「彼云何名為苦習諦？所謂習諦者，愛與欲相應，心恒染著，是謂名為苦習諦。

「彼云何名為苦盡諦？所謂盡諦者，欲愛永盡無餘，不復更造，是謂名為苦盡諦。

「彼云何名為苦出要諦？所謂苦出要諦者，謂賢聖八品道，所謂正見、正治、正語、正行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三昧，是謂名為苦出要諦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有此四諦，實有不虛，世尊之所說，故名為諦。諸有眾生，二足、三足、四足，欲者、色者、無色者，有想、無想者，如來最上。然成此四諦，故名為四諦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四諦。然不覺知，長處生死，輪轉五道。我今以得此四諦，從此岸至彼岸，成就此義，斷生死根本，更不復受有，如實知之。」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今有四諦法，        如實而不知，  
輪轉生死中，        終不有解脫。  
如今有四諦，        以覺以曉了，  
以斷生死根，        更亦不受有。」

「若有四部之眾，不得此諦，不覺不知，便隨五道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作方便，成此四諦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二）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此四法，多饒益人。云何為四？第一法者當親近善知識，第二者當聞法，第三者當知法，第四者當法法相明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四法，多饒益人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求方便，成此四法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阿難曰：「若如來出現於世時，便有四未曾有法出現於世。云何為四？此眾生類多有所著，若說不染著法時，亦復承受，念修行之，心不遠離。若如來出現於世時，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現於世，是謂初未曾有法出現於世。

「復次，阿難！輪轉不住，恒在五道，正使欲說法時，亦復承受，心不遠離。若如來出現世時，有此二未曾有法出現於世。

「復次，阿難！此眾生類，恒懷憍慢，不去心首，若使說法，亦復承受，心不遠離。然復，阿難！此眾生類，恒懷憍慢，不去須臾，設復說法時，亦復承受，是謂第三未曾有法出現於世。

「復次，阿難！此眾生類，無明所覆，設復說有明法時，亦復承受而不忘失。若復，阿難！說此有明、無明法時，而心意柔和，恒喜修行。是謂，阿難！若如來出現世時，便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現於世。若有多薩阿竭現在時，便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現於世。是故，阿難！當發喜心向如來所。如是，阿難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擔，亦當說持擔人，亦當說擔因緣，亦當說捨擔。汝等比丘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我今當說。」

諸比丘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時，諸比丘從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云何名為擔？所謂五盛陰是。云何為五？所謂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識陰，是謂名為擔。」

「彼云何名為持擔人？所謂持擔人者，人身是也。字某、名某，如是生，食如是食，受如是苦樂，壽命長短，是謂名為持擔人。」

「彼云何名為擔因緣？所謂擔因緣者，愛著因緣是。與欲共俱，心不遠離，是謂名為擔因緣。」

「彼云何名為當捨離擔？所謂能使彼愛永盡無餘，已除、已吐。是謂，比丘！名捨離擔。」

「如是，比丘！我今已說擔，已說擔因緣，已說持擔人，已說捨擔，然諸如來所應行者，我今已辦。若樹下、空處、露坐，常念坐禪，莫行放逸。」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當念捨重擔，        更莫造新擔，  
擔是世間病，        捨擔第一樂。  
亦當除愛結，        及捨非法行，  
盡當捨離此，        更不復受愛。」

「是故，諸比丘！當作方便，捨離於擔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此四生。云何為四？所謂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。

「彼云何名為卵生？所謂卵生者，鷄、雀、鳥、鵲、孔雀、蛇、魚、蟻子之屬，皆是卵生。是謂名為卵生。

「彼云何名為胎生？所謂人及畜生，至二足蟲，是謂名為胎生。

「彼云何名為因緣生？所謂腐肉中虫、廁中虫、如尸中虫。如是之屬，皆名為因緣生。

「彼云何名為化生？所謂諸天、大地獄、餓鬼、若人、若畜生，是謂名為化生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四生。諸比丘捨離此四生，當求方便，成四諦法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目犍連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。

爾時，舍利弗告諸比丘：「世間有此四人。云何為四？所謂第一人者與結相隨，然內有結而不知。或有一人與結相隨，然內有結如實知之。或有一人不與結相隨，然內無結如實而不知。或有一人不與結相隨，然內無結如實知之。

「諸賢當知，第一人者與結相隨，然內有結而不知，此二有結人中，此人最為下賤。所謂彼第二人與結相隨，內有結如實知之，此人極為妙。彼第三人不與結相隨，內無結如實而不知，此人於二無結人中，此人最為下賤。所謂彼第四人不與結相隨，內無結如實知之，此人於無結人中最為第一。諸賢當知，

世間有此四人。」

是時，尊者目連問舍利弗曰：「有何因緣，有結相隨人，一人下賤，一人最妙？復有何因緣，此二無結人相隨，一人下賤，一人最妙？」

舍利弗對曰：「彼與結相隨，內有結如實不知。彼人作是念：『我當作淨想。』彼便思惟作淨想。當作淨想時，便起欲心，以起欲心已，便有貪欲、瞋恚、癡心而命終。爾時，不求方便，滅此欲心，便有瞋恚、愚癡之心而命終。目連當知，猶如有人詣市買得銅器，塵土垢坌，極為不淨。彼人不隨時摩挲，不隨時淨洗，然彼銅器倍更生垢，極為不淨。此第一人亦復如是，與垢相隨，內有結如實不知，彼便作是念：『我當思惟淨想。』已思惟淨想，便生欲心，已生欲心，則有貪欲、瞋恚、愚癡而命終，不求方便，滅此欲心。

「彼第二人與結相隨，內有結如實知！『我今可捨淨想，思惟不淨想。』彼已捨淨想，思惟不淨想，彼以思惟不淨想，便不生欲心，求方便，不得者得、不獲者獲、不及者及，便無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亦復無結而命終。猶如有人從市中買得銅器，塵垢所染，彼人隨時修治，洗蕩使淨。此人亦復如是。與結相隨，內有結如實知之。彼人便捨淨想，思惟不淨想，彼思惟不淨想，更求方便，不得者得、不獲者獲、不作證者教令得證，已無欲心、無瞋恚、愚癡而命終。是謂，目連！有此二人與結相隨，一人下賤，一人最妙。」

目連曰：「復以何因緣，使此二人不與結相隨，一人下賤，一人最妙？」

舍利弗曰：「彼第三人不與結相隨，內無結如實而不知。彼便作是思惟，我不求方便思惟，不得者得、不獲者獲、不作證者而作證。彼人有欲心、瞋恚、愚癡所縛而命終。猶如有人



詣市買銅器，塵垢所染，然不隨時洗治，亦不隨時修治；此第三人亦復如是，不與結相隨，內無結如實不知，亦不作是學，我當求方便，滅此諸結；而有貪欲、瞋恚、愚癡之心而命終。

「彼第四人不與結俱，內無結如實知之。彼便作是思惟，求方便，不得者得、不獲者獲、不作證者令作證。彼以無此結而命終，猶如有人詣市，得好銅器極淨潔，復加隨時修治，磨洗其器。爾時，彼器倍復淨好，此第四人亦復如是，不與結相隨，內無結如實知之，彼便作是思惟，求方便，不獲者獲、不得者得、不作證者而作證，彼便無結使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身壞命終。是謂，目連！有此二人不與結相隨，內無結如實知之，一人為上，一人下賤。」

是時，尊者目連問舍利弗曰：「何以故名曰結？」

舍利弗曰：「目連當知，惡不善法，起諸邪見，故名為結。或復有人而作是念：『如來問我義已，然後與諸比丘說法，不問餘比丘義，而如來與比丘說法。』或復有是時，世尊語餘比丘而說法，然不語彼比丘如來說法。『如來不語我與比丘說法。』或有不善，或有貪欲。既有不善，又有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「或復有時，比丘作是念：『我恒在諸比丘前而入村乞食，不使餘比丘在比丘前而入村乞食。』或有是時，餘比丘在前而入村乞食，不使彼比丘在比丘前而入村乞食。『我不在比丘前而入村乞食。』既有不善，又有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「目連當知，或復有是時，比丘作是念：『我當在比丘前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，不使餘比丘先比丘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。』或復有時，餘比丘在比丘前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，不使彼比丘在比丘前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。『我不在比丘前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。』既有不善，又有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「或復有時，比丘作是念：『我食已與檀越說法，不使餘比丘食訖與檀越說法。』或復有時，餘比丘食竟與檀越說法，不使彼比丘食竟與檀越說法。『不使我食竟與檀越說法。』既有不善，又有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「或復有時，比丘作是念：『我當至園中，與長者婆羅門說法，不使餘比丘至園中，與長者婆羅門說法。』或復有時，餘比丘至園中，與長者婆羅門說法，不使餘比丘至園中，與長者婆羅門說法。『不使我至園中，與長者婆羅門說法。』既有不善，又有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「或復有時，比丘作是念：『我今犯戒，使諸比丘不知我犯戒。』或復有時，彼比丘犯戒，諸比丘知此比丘犯戒，既有不善，又有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「或復有時，比丘作是念：『我今犯戒，不使餘比丘語我言犯戒。』或復有時，彼比丘犯戒，餘比丘語言犯戒。既有不善，又有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「或復有時，彼比丘作是念：『我今犯戒，使清淨比丘告我，不使不清淨比丘告我。』或復有時，不清淨比丘告彼比丘言：『彼比丘犯戒。』既有不善，又有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「或復有時，比丘作是念：『我今犯戒。若有比丘告我者，當在屏處，不在大眾之中。』或復有時，彼比丘犯戒，在大眾中告語，不在屏處。比丘復作是念：『此諸比丘在大眾中告我，不在屏處。』既有不善，又有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「目連當知，此諸法之本，興起此行者，名為結使。目連！復知諸有四部之眾，犯此行者，皆共聞知。雖言我行阿練若，在閑靜之處，正使著五納衣，恒行乞食，不擇貧富，行不卒暴，往來住止，坐起動靜，言語默然，彼比丘作是念：『使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斯諸梵行者，恒來供養我。』彼比丘

雖有是念，然四部眾亦不隨時供養。所以然者，以彼比丘惡不善行未除故，見聞念知。猶如有人，一銅器極為清淨，復以不淨盛著銅器中，復以餘器蓋其上，持行詣國界。眾人見已，問彼人曰：『君所持者是何物乎？我等欲得觀見。』是時，眾人素既飢餓，謂呼：『是好飲食。』尋發器蓋，然是不淨，皆共得見。此比丘亦復如是。雖有阿練若行，隨時乞食，著五納衣，正身正意，繫念在前，彼雖生此念：『欲使諸梵行者，隨時來供養。』然復諸梵行人，不隨時供養。所以然者，以彼比丘惡不善法結使未盡故。

「目連當知，諸有比丘無此惡不善法，結使已盡，見聞念知，雖在城傍行，猶是持法之人。或受人請，或受長者供養，彼比丘無此貪欲之想。是時，四部之眾及諸梵行者，皆來供養。所以然者，以彼比丘行清淨故，皆見聞念知。猶如有人有好銅器，盛好飲食，氣味極香，復以物蓋其上，持行詣國界，眾人見已，問彼人曰：『此是何物，我等欲得觀見。』時尋發看，見是飲食，皆共取食。此亦如是，比丘見聞念知，雖在城傍行，受長者供養，彼不作是念：『使諸梵行者來供養我。』然復諸梵行者，皆來供養之。所以然者，以彼比丘惡不善行以除盡故。是故，目連！以此諸行故，名為結使。」

是時，尊者大目犍連歎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！所以然者，我昔遊此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，到時著衣持鉢，入羅閱城乞食，至彼車師舍，在門外默然而立。是時，彼工師手執斧而斫材。是時，更有長老工師有少事緣，來至此工師舍。是時，彼工師修治材板。是時，彼老工師而生此念：『此小工師斫材如我意不？我今當觀之。』是時，彼工師所嫌之處，彼工師盡取斫之。是時，彼老工師甚懷歡喜，而作是念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卿所斫材盡如我意。』此亦如是，諸有比丘心不柔和，捨沙門

行，心懷姦偽，不從沙門之法，性行麤疎，不知慚愧，強顏耐辱，為卑賤行，無有勇猛。或喜多忘失，不憶所行，心意不定，所作錯亂，諸根不定，然今尊者舍利弗觀察性行已，而修治之。

「諸有族姓子，以信堅固，出家學道，甚恭敬戒，不捨沙門賢聖之法，無有幻偽，不行卒暴，心意柔和，言常含笑，不傷人意，心恒一定，無有是非，諸根不亂。彼聞尊者舍利弗語已，便自承受，亦不忘失。猶如若男、若女，端正無雙，極自沐浴，著好新衣，用香塗身。若復有人，復加以優鉢華，持用奉上，彼人得已，即著頭上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。此亦如是，若有族姓子，以信堅固，出家學道，恭敬於戒，不失沙門之法，無有幻偽，不行卒暴，心意柔和，言常含笑，不傷人意，心恒一定，無有是非，諸根不亂。彼從尊者舍利弗聞是語已，甚懷歡喜，不能自勝，而受其教。如此諸族姓子說此法教。」

爾時，諸賢各各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七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此四果。云何為四？或有果生而似熟，或有果熟而似生，或有果熟而似熟，或有果生而似生。是謂，比丘！世間有此四果。世間有此四人，亦復如是。云何為四？或有人熟而像生，或有人生而像熟，或有人生而似生，或有人熟而似熟。

「何等人生而似熟？或有人往來行步不行卒暴，眼目視瞻恒隨法教，著衣持鉢亦復隨法行步，視地不左右顧望；然復犯戒不隨正行，實非沙門而似沙門，不行梵行而自言行梵行，盡壞敗正法，根敗之種，是謂此人生而像熟。

「彼人云何熟而像生？或有比丘性行似疎，視瞻不端，亦

不隨法行，喜左右顧視；然復精進多聞，修行善法，恒持戒律，不失威儀，見少非法，便懷恐懼，是謂此人熟而像生。

「彼云何人生而像生？或有比丘不持禁戒，不知行步禮節，亦復不知出入行來，亦復不知著衣持鉢，諸根錯亂，心著色、聲、香、味、細滑之法，彼犯禁戒，不行正法，不是沙門而似沙門，不行梵行而似梵行，根敗之人，不可修飾，是謂此人生而似生。

「彼云何有人熟而似熟？或有比丘持戒禁限，出入行步不失時節，看視不失威儀；然極精進，修行善法，威儀禮節皆悉成就，見小非法，便懷恐怖，況復大者，是謂此人熟而似熟。

「是謂，比丘！世間有此四果之人，當學熟果之人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今日空中有隨嵐風，設復有飛鳥至彼者，若鳥、鵲、鴻、鵠值彼風者，頭腦、羽翼各在一處。此間一比丘亦復如是。捨禁戒已，作白衣行，是時三衣、鉢器、鍼筴六物之屬各在一處，猶隨嵐之風吹殺彼鳥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修行梵行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比丘當知，有此四鳥。云何為四？或有鳥聲好而形醜，或有鳥形好而聲醜，或有鳥聲醜形亦醜，或有鳥形好聲亦好。

「彼云何鳥聲好而形醜？拘翅羅鳥是也。是謂此鳥聲好而



形醜。彼云何鳥形好而聲醜？所謂鷺鳥是也。是謂此鳥形好而聲醜。彼云何鳥聲醜形亦醜？所謂兔梟是也。是謂此鳥聲醜形亦醜。復有何鳥聲好形亦好？所謂孔雀鳥是也。是謂此鳥聲好形亦好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四鳥，當共覺知。

「此亦如是，世間亦有四人似鳥，當共覺知。云何為四？於是，或有比丘顏貌端政，出入行來，著衣持鉢，屈申俯仰，威儀成就；亦復不能有所諷誦諸所有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善，不能承法之教，亦復不能善諷誦讀。是謂此人形好而聲不好。

「復有何等人聲好而形醜？或有一比丘出入行來，屈申俯仰，著衣持鉢，威儀不成就，恒好廣說；然復彼人精進持戒，聞法能知所學，多聞諸所有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善，義理深邃，具足修梵行，然復彼法善持善誦。是謂此人聲好而形醜。

「彼復有何等人聲醜形亦醜？或有一人犯戒、不精進、不多聞，所聞便失；彼於此法，應具足行梵行，然不肯承受。是謂此人聲亦醜形亦醜。

「彼何等人聲亦好形亦好？或有比丘顏貌端政，出入行來，著衣持鉢，不左右顧視；然復精進修行善法。然戒律具足，見小非法，尚懷恐懼，何況大者！亦復多聞，所受不忘，諸所有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善，修其善行，如此之法，善諷誦讀。是謂此人聲好形亦好。

「是謂世間有此四人，在世間者，當共覺知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學聲好形亦好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一〇）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雲。云何為四？或有雲雷而不雨，或有雲雨而不雷，或有雲亦雨亦雷，或有雲亦不雨亦



不雷，是謂四種雲。世間四種人而像雲，何等四人？或有比丘雷而不雨，或有比丘雨而不雷，或有比丘亦不雨亦不雷，或有比丘亦雨亦雷。

「彼云何比丘雷而不雨？或有比丘高聲誦習，所謂契經、祇夜、受決、偈、本末、因緣、已說、生經、頌、方等、未曾有法、譬喻。如是諸法，善諷誦讀，不失其義；不廣與人說法。是謂此人雷而不雨。

「彼云何人雨而不雷？或比丘有顏色端政，出入行來，進止之宜，皆悉具知，修諸善法，無毫釐之失；然不多聞，亦不高聲誦習，復不修行契經、本末、授決、偈、因緣、譬喻、生經、方等、未曾有法，然從他承受，亦不忘失，好與善知識相隨，亦好與他說法。是謂此人雨而不雷。

「彼何等人亦不雨亦復不雷？或有一人顏色不端政，出入行來，進止之宜，皆悉不具，不修諸善法；然不多聞，亦不高聲誦習讀，復不修行契經至方等，亦復不與他說法。是謂此人亦不雨亦不雷。

「復有何等人亦雨亦雷？或有一人顏色端政，出入行來，進止之宜，亦悉具知，好喜學問，所受不失；亦好與他說法，勸進他人，令使承受。是謂此人亦雷亦雨。是謂，比丘！世間有此四人。是故，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諦、饒益、阿難      重擔、四生、結  
四果、隨嵐風      四鳥、雷在後

增壹阿含經卷第十七

#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八

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## 四意斷品第二十六之一

(一)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山河、石壁、百草、五穀，皆依於地而得長大，然復此地最尊、最上。此亦如是，諸善道品之法，住不放逸之地，使諸善法而得長大。

「無放逸比丘修四意斷，多修四意斷。云何為四？於是，比丘！未生弊惡法，求方便令不生，心不遠離，恒欲令滅；已生弊惡法，求方便令不生，心不遠離，恒欲令滅；未生善法，求方便令生；已生善法，求方便令增多，不忘失，具足修行，心意不忘。如是，比丘修四意斷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求方便，修四意斷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二)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比丘當知，諸有粟散國王及諸大王皆來附近於轉輪王，轉輪王於彼最尊、最上。此亦如是，諸善三十七道品之法，無放逸之法最為第一。

「無放逸比丘修四意斷。於是，比丘！未生弊惡法，求方便令不生，心不遠離，恒欲令滅；已生弊惡法，求方便令不生，心不遠離，恒欲令滅；未生善法，求方便令生；已生善法，重令增多，終不忘失，具足修行，心意不忘。如是，諸比丘修四意斷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諸有星宿之光，月光最為第一。此亦如是，諸善功德三十七品之法，無放逸行最為第一，最尊、最貴。」

「無放逸比丘修四意斷。云何為四？於是，比丘！若未生弊惡法，求方便令不生；若已生弊惡法，求方便令滅；若未生善法，求方便令生；若已生善法，求方便重令增多，終不忘失，具足修行，心意不忘。如是，比丘修四意斷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求方便，修四意斷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諸有華之屬，瞻蔔之華、須摩那華，天上、人中，婆師華最為第一。此亦如是，諸善功德三十七道品之法，無放逸行為第一。」

「若無放逸比丘修四意斷。云何為四？於是，比丘！若未生弊惡法，求方便令不生；已生弊惡法，求方便令滅；若未生善法，求方便令生；已生善法，求方便令增多，終不忘失，具足修行，心意不忘。如是，比丘修四意斷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求方便，修四意斷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王波斯匿乘寶羽之車，出舍衛城，至祇洹精舍，欲觀世尊。諸王常法有五威容，捨著一面，前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

爾時，世尊告大王曰：「大王當知，世間有四種人出現於世。云何為四？或有一人，先闇而後明；或有一人，先明而後闇；或有一人，先闇而後闇；或有一人，先明而後明。

「彼人云何先闇而後明？於是，或有一人生卑賤家，或旃陀羅種、或噉人種、或工師種、或婬泆家生，或無目、或無手足、或時裸跣、或諸根錯亂；然復身、口行善法，意念善法。彼若見沙門、婆羅門、諸尊長者，恒念禮拜，不失時節，迎來起送，先笑後語，隨時供給。若復有時見乞兒者，若沙門、婆羅門，若路行者，若貧匱者，若有錢財，便持施與，設無財貨者，便往至長者家，乞求施與。若復見彼施者，便還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。身行善法，口修善法，意念善法，身壞命終，生善處天上。猶如有人，從地至床，從床乘馬，從馬乘象，從象乘講堂，由是故我今說，此人先闇而後明。如是，大王！此人名曰先闇而後明。

「彼人云何先明而後闇？於是，或有一人在大家生，若刹利種、若長者種、若婆羅門種，饒財多寶，金、銀、珍寶、車渠、馬瑙、水精、琉璃，僕從、奴婢不可稱計，象、馬、猪、羊皆悉具足。然復此人顏貌端政，如桃華色，彼人恒懷邪見，邊見相應，彼便有此見：無施、無受，亦無前人何所施物，亦無善惡之行，亦無今世、後世，亦無得道者，世無阿羅漢可承敬者，於今世、後世可作證者。彼若見沙門、婆羅門，便起瞋恚，無恭敬心。若見人惠施者，心不喜樂，身、口、意所作行而不平均，以行非法之行，身壞命終，生地獄中。猶如有人從講堂至象，從象至馬，從馬至床，從床至地。由是故，我今說此人，如是，大王！所謂此人先明而後闇。

「彼云何有人從闇至闇？若復有人生卑賤家，或旃陀羅家、或噉人家、或極下窮家，此人必生此中，或復有時，諸根不具，

顏色麤惡。然復彼人恒懷邪見，彼便有此見：無今世、後世，無沙門、婆羅門，亦無得道者，亦無阿羅漢可承敬者，亦無今世、後世可作證者。彼若見沙門、婆羅門，便起瞋恚，無恭敬心。若見人來惠施者，心不喜樂，身、口、意所作行而不平等，誹謗聖人，毀辱三尊。彼既自不施，又見他施，甚懷瞋恚，以行瞋恚，身壞命終，生地獄中。猶如有人從闇至闇，從火焰至火焰，捨智就愚。由是而言，此人可謂先闇而後闇，大王當知，故名此人從闇至闇。

「彼名何等人從明至明？或有一人生豪族家，或刹利種、或國王家、或大臣家，饒財多寶，不可稱計。然復彼人顏色端政，如桃華色。彼人恒有正見，心無錯亂。彼有此正見：有施、有福、有受者，有善、惡之報，有今世、後世，有沙門、婆羅門。設復彼人若見沙門、婆羅門，起恭敬心，和顏悅色，己身恒喜布施，亦復勸人使行布施之，設布施之日，心懷踊躍，不能自勝，彼身行善，口行善，意行善，身壞命終生善處。猶如有人從講堂至講堂，從宮至宮。由是而言，我今說此人從明至明。是為，大王！世間有此四人。」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王當知貧人，	有信好布施，
見沙門婆羅，	及諸可施者，
能復起迎逆，	而教於正見，
施時極歡喜，	所求不逆人。
彼人是良友，	終不為惡行，
恒喜行正見，	常念求善法。
大王如彼人，	死時有所適，
必生兜術天，	先闇而後明。
如人極為富，	不信好喜恚，



慳貪心怯弱，	邪見而不改。
見沙門梵志，	及諸乞求者，
恒喜呵罵詈，	邪見言無有。
見施起瞋恚，	不令有施人，
彼人行極弊，	造諸惡元本。
如是彼人者，	臨欲命終時，
當生地獄中，	先明而後闇。
如有貧賤人，	無信好瞋恚，
造諸不善行，	邪見不信正。
設見沙門士，	及諸可事者，
而取輕毀之，	慳貪無有信。
施時而不喜，	見他施亦然，
彼人所造行，	所適無安處。
如此彼之人，	必當取命終，
當生地獄中，	先闇而後闇。
如人極有財，	有信好布施，
正見不他念，	恒喜求善法。
設見諸道士，	及諸可施者，
起恭迎敬之，	而學於正見。
與時極和悅，	常念於平均，
惠施無憒惜，	不逆於人心。
彼人受命決，	不造諸非法，
當知彼之人，	臨欲命終時，
必生好善處，	先明而後明。

「是故，大王！當學先明而後明，莫學先明而後闇。如是，大王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六)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住，斯須，復以兩手摩如來足已，復以口鳴如來足上，而作是說：「天尊之體，何故乃爾？身極緩爾，如來之身不如本故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。阿難！如汝所言，今如來身皮肉已緩，今日之體不如本故。所以然者，夫受形體，為病所逼。若應病眾生，為病所困；應死眾生，為死所逼。今日如來，年已衰微，年過八十。」

是時，阿難聞此語已，悲泣哽噎，不能自勝，並作是語：「咄嗟，老至乃至於斯。」

是時，世尊到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是時，世尊漸漸乞食，至王波斯匿舍。當於爾時，波斯匿門前，有故壞車數十乘，捨在一面。

是時，尊者阿難以見車棄在一面，見已，白世尊曰：「此車王波斯匿車，昔日作時極為精妙，如今日觀之，與瓦石同色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阿難！如汝所言，如今觀所有車，昔日之時極為精妙，金銀所造，今日壞敗，不可復用。如是外物尚壞敗，況復內者？」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咄此老病死，	壞人極盛色，
初時甚悅意，	今為死使逼。
雖當壽百歲，	皆當歸於死，
無免此患苦，	盡當歸此道。
如內身所有，	為死之所驅，
外諸四大者，	悉趣於本無。

是故求無死，        唯有涅槃耳，  
彼無死無生，        都無此諸行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就波斯匿王坐。

是時，王波斯匿與世尊辦種種飲食。觀世尊食竟，王更取一小座，在如來前坐，白世尊曰：「云何，世尊！諸佛形體皆金剛數，亦當有老、病、死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大王語，如來亦當有此生、老、病、死。我今亦是人數，父名真淨，母名摩耶，出轉輪聖王種。」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諸佛出於人，        父名曰真淨，  
母名極清妙，        豪族刹利種。  
死徑為極困，        都不觀尊卑，  
諸佛尚不免，        況復餘凡俗。」

爾時，世尊與波斯匿王而說此偈：

「祠祀火為上，        詩書頌為尊，  
人中王為貴，        眾流海為首。  
眾星月為上，        光明日為先，  
八方上下中，        世界之所載。  
天及世人民，        如來最為尊，  
其欲求福祿，        當供養三佛。」

是時，世尊說此偈已，便從座起而去，還祇洹精舍，就座而坐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法，在世間人所愛敬。云何為四？少壯之年，世間人民之所愛敬；無有病痛，人所愛敬；壽命，人所愛敬；恩愛集聚，人所愛敬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四法，世間人民之所愛敬。

「復次，比丘復有四法，世間人民所不愛敬。云何為四？比丘當知，少壯之年，若時老病，世人所不喜；若無病者，後便得病，世人所不喜；若有得壽命，後便命終，世人所不喜；恩愛得集，後復別離，是世人所不喜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四法與世迴轉，諸天、世人，乃至轉輪聖王、諸佛世尊，共有此法，是為，比丘！世間有此四法與世迴轉。

「若不覺此四法時，便流轉生死，周旋五道。云何為四？聖賢戒、賢聖三昧、賢聖智慧、賢聖解脫。是為，比丘！有此四法而不覺知者，則受上四法。我今及汝等，以覺知此賢聖四法，斷生死根，不復受有。如今如來形體衰老，當受此衰耗之報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求此永寂涅槃，不生、不老、不病、不死，恩愛別離，常念無常之變。如是，比丘，當作是念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七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王波斯匿即勅臣佐，嚴寶羽之車，欲出舍衛城觀地講堂。當於爾時，波斯匿王母命過，年極衰老，垂向百歲，王甚尊敬，念未曾離目。是時，波斯匿王邊有大臣，名不奢蜜，高才蓋世，世人尊重。時，大臣便作是念：「此波斯匿王母年向百歲，今日命終；設當聞者，王甚愁憂，不能飲食而得重病。我今當設方便，使王不愁憂，亦使不病。」

是時，大臣即嚴駕五百白象，亦嚴駕五百疋馬，復嚴五百步兵，復嚴駕五百妓女，復嚴駕五百老母，復嚴駕五百婆羅門，復有五百沙門，復嚴駕五百衣裳，復嚴駕五百珍寶，與亡者作好大棺，彩畫極令使妙，懸繒幡蓋，作倡妓樂，不可稱計，出

舍衛城。

是時，波斯匿王還來入城。是時，王波斯匿有少事，是時王遙見亡者，問左右曰：「此是何人，供養乃至於斯？」

時不奢蜜曰：「此舍衛城中有長者母無常，是彼之具。」

時王復告曰：「此諸象馬車乘復用為？」

大臣報曰：「此五百老母者，用奉上閻羅王，持用贖命。」

時，王便笑而作是說：「此是愚人之法，命也難保，有何可剋？如有人墮摩竭魚口，欲求出者，實復難得。此亦如是，墮閻羅王邊，欲求出，實難可得。」

「此五百妓女亦用贖命。」

王報曰：「此亦難得。」

時大臣曰：「若此妓女不可得者，當用餘者贖之。」

王曰：「此亦難得。」

大臣曰：「若此不可得者，當用五百珍寶贖之。」

王報曰：「此亦難得。」

大臣曰：「此不可得者，用五百衣裳贖之。」

王曰：「此亦難得。」

臣曰：「若此衣裳不可得者，當用此五百梵志呪術，呪術取之。」

王曰：「此亦難得。」

大臣曰：「若此五百梵志不可得者，復當持此沙門高才說法，持用贖之。」

王曰：「此不可得。」

大臣曰：「若說法不可得者，當集兵眾，共大戰鬪而取之。」

時，波斯匿王大笑而曰：「此是愚人之法，以墮摩竭魚口，終不得出。」

時王曰：「汝當知之，頗有生而不死乎？」



時大臣曰：「此實不可得也。」

時大王報曰：「實不可得，諸佛亦作是說，夫生有死，命亦難得。」

是時，不奢蜜跪白王曰：「是故，大王！甚莫愁憂，一切眾生皆歸於死。」

時王問曰：「我何故愁憂？」

時臣白王：「王當知之，大王母者，今日已死。」

是時，波斯匿王聞此語已，八九歎息而語大臣曰：「善哉！如汝所言，乃能知善權方便。」

是時，王波斯匿還入城，辦種種香華，供養亡母。供養亡母已，便還駕乘至世尊所。到已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時，世尊問曰：「大王！何故塵土全身？」

王白世尊：「天母命終，向送至城外。今來詣世尊所，問其所由。然天母在時，持戒精進，恒修善法，年向百歲，今日已命終，故來至世尊所耳。若當我持象贖命可得者，亦當用象贖之；若當馬贖命可得者，當用馬贖之；若當車乘贖命可得者，便當用車乘贖之；若當金銀珍寶贖命可得者，當用金銀珍寶贖之；若當以奴婢、僕從、城廓、國界，贖命可得者，當以城廓、國界贖命；若以加尸國界人民贖命可得者，當以加尸人民贖之，莫令我天母命終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是故，大王！甚莫愁憂，一切眾生皆歸於死。一切變易之法，欲令不變易者，終不有此事。大王當知，人身之法猶如雪揣，要當歸壞；亦如土坯，同亦歸壞不可久保；亦如野馬幻化，虛偽不真；亦如空拳，以誑小兒。是故，大王！莫懷愁憂，恃怙此身。大王當知，有此四大恐怖，來至此身，不可障護，亦不可以言語、呪術、藥草、符書，所可除去。云何為四？一者名為老，壞敗少壯，使無顏色；二者名病盡，壞

敗無病；三者名為死盡，壞敗命根；四者有常之物歸於無常。是謂，大王！有此四法不可障護，非力所能伏也。

「大王當知，猶如四方有四大山，從四方來，使壓眾生，非力所却。是故，大王！非牢固物，不可恃怙。是故，大王！當以法治化，莫以非法。王亦不久，當至生死之海。王亦當知，諸以法治化者，身壞命終，生善處天上；若復以非法治化者，身壞命終，生地獄中。是故，大王！當以法治化，莫以非法。如是，大王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波斯匿王白世尊曰：「此法名何等？當云何奉行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法名除愁憂之刺。」

王白佛言：「實爾，世尊！所以然者，我聞此法已，所有愁憂之刺，今日已除。然，世尊！國界事猥，欲還所在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宜知是時。」波斯匿王即從坐起，頭面禮足，便退而去。

爾時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非獨在比丘、比丘尼、清信士、清信女中為尊，乃至世間人民中獨尊，今有四法本末，我躬自知之，而作證於四部之眾、天上、人中。云何為四？一者一切諸行皆悉無常，我今知之，於四部之眾、天上、人中而作證；二者一切諸行苦；三者一切諸行無我；四者涅槃休息。我今知之，於四部之眾，於天上、人中而作證。是謂，比丘！四法之本，是故於天上、人中而獨得尊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。爾時，世尊欲詣羅閱城夏坐，舍利弗亦欲詣羅閱城夏坐，千二百五十弟子皆欲詣羅閱城夏坐，然舍利弗、目犍連夏坐竟，當取涅槃。

爾時，世尊將諸比丘、舍利弗、目犍連等，遊羅閱城迦蘭陀竹園，受夏坐已。爾時，世尊告舍利弗：「今千二百五十弟子，為汝等在此夏坐，然舍利弗、目犍連比丘當取滅度。云何，舍利弗！堪任與諸比丘說妙法乎？我今脊痛，欲小止息。」

舍利弗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爾時，世尊躬襜僧迦利，右脇著地，脚相累，計意在明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：「我初受戒時，以經半月，得四辯才而作證，義理具足。我今當說之，分別其義，使汝等知，布現分別之。諦聽！善思念之。」

諸比丘對曰：「如是。」是時，諸比丘從舍利弗受教。

舍利弗告曰：「何等是四辯才？我得證者所謂義辯；我由此得證所謂法辯，我由此得證所謂應辯，我由此得證所謂自辯。我今當廣分別其義。若當四部之眾有狐疑者，我今現在，可問其義。若復，諸賢！於四禪有狐疑者，若復，諸賢！於四等心有狐疑者，可問我，今當說之。設復，諸賢！於四意斷有狐疑者，可問我義，我今當說。四神足、四意止、四諦，有狐疑者，便來問我義，我今當說之。今不問者，後悔無益！我今唯有世尊、無所著、等正覺所有深法，所行眾事，亦問我義，我當說之，後勿有悔。」

是時，尊者大目犍連到時，著衣持鉢，欲入羅閱城乞食。是時，執杖梵志遙見目連來，各各相詣謂曰：「此是沙門瞿曇

弟子中，無有出此人上，我等盡共圍已，而取打殺。」

是時，彼梵志便共圍捉，各以瓦石打殺而便捨去，身體無處不遍，骨肉爛盡，酷痛苦惱，不可稱計。

是時，大目犍連而作是念：「此諸梵志圍我取打，骨肉爛盡，捨我而去。我今身體無處不痛，極患疼痛，又無氣力可還至園，我今可以神足還至精舍。」是時，目連即以神足還至精舍，到舍利弗所，在一面坐。

是時，尊者大目犍連語舍利弗言：「此執杖梵志圍我取打，骨肉爛盡，身體疼痛，實不可堪，我今欲取般涅槃，故來辭汝。」

時舍利弗言：「世尊弟子之中，神足第一，有大威力，何故不以神足而避乎？」

目連報言：「我本所造行極為深重，要索受報，終不可避，非是空中而受此報。然我今日身極患疼痛，故來辭汝，取般涅槃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諸有比丘、比丘尼修四神足，多廣演其義，若彼人意中欲住劫、過劫，乃至不滅度，何以不住而滅度乎？」

目連報言：「如是，舍利弗！如來言：『若比丘、比丘尼修四神足，欲住壽經劫者，亦可得耳。』但如來住劫住者，我亦住耳。但今日世尊不久當取般涅槃，眾生之類壽命極短，又我不忍見世尊取般涅槃。然我身體極為疼痛，欲取般涅槃。」

爾時，舍利弗語目連言：「汝今小停，我當先取滅度。」是時，目連默然不對。

是時，舍利弗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時，舍利弗白世尊言：「我今欲取滅度，唯願聽許。」

是時，世尊默然不對。時舍利弗再三白世尊言：「我今正是時，欲取般涅槃。」

是時，世尊告舍利弗：「汝今何故不住一劫，乃過一劫？」

舍利弗白世尊言：「我躬從世尊聞，躬自承受，眾生之類受命極短，極壽不過百歲，以眾生命短，故如來壽亦短。若當如來住壽一劫者，我當亦住壽一劫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舍利弗言，以眾生命短，故如來壽亦短，然復此事亦不可論。所以然者，過去久遠阿僧祇劫，有佛名善念誓願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出現於世。當於爾時，人壽八萬歲，無有中夭者。彼善念誓願如來當成佛時，即其日便化作無量佛，立無量眾生在三乘行，有在不退轉地住者；復立無量眾生在四姓家；復立無量眾生在四天王宮、艷天、兜術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、梵迦夷天、欲天、色天、無色天，亦於其日，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。而今舍利弗言：『以眾生壽短，故如來壽命亦短。』云何，舍利弗！而作是說：『如來當住一劫，至一劫，我亦當住一劫，至一劫。』然復眾生，不能知如來壽命長短。舍利弗當知，如來有四不可思議事，非小乘所能知。云何為四？世不可思議，眾生不可思議，龍不可思議，佛土境界不可思議。是謂，舍利弗！有四不可思議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有四不可思議，世界、眾生、龍宮、佛土實不可思議。然長夜恒有此念：『釋迦文佛終不住一劫。』又復諸天來至我所，而語我言：『釋迦文佛不久在世，年向八十，然今世尊不久當取涅槃。』我今不堪見世尊取般涅槃。又我躬從如來聞此語：『諸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，諸佛上足弟子先取般涅槃，然後佛取般涅槃；又最後弟子亦先取般涅槃，然後世尊不久當取滅度。』唯願世尊聽取滅度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今正是時。」

舍利弗即住如來前坐，正身正意，繫念在前，而入初禪；從初禪起，入二禪；從二禪起，復入三禪；從三禪起，復入四禪；從四禪起，復入空處、識處、不用處、有想無想處，從有



想無想起，入滅盡定；從滅盡定起，入有想無想處；從有想無想起，入不用處、識處、空處；從空處起，入第四禪；從第四禪起，入三禪；從第三禪起，入第二禪；從第二禪起，入初禪；從初禪起，入第二禪；從第二禪起，入第三禪；從第三禪起，入第四禪。時，尊者舍利弗從四禪起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此名師子奮迅三昧。」

是時，諸比丘歎未曾有：「甚奇！甚特！尊者舍利弗入三昧，速疾乃爾。」

爾時，舍利弗即從坐起，頭面禮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

當於爾時，眾多比丘從舍利弗後。時舍利弗還顧語：「諸賢！各欲所至？」

眾多比丘報曰：「我等欲得供養尊者舍利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止！止！諸賢！此則為供養已。吾自有沙彌，足得供養我耳。汝等各還所在，思惟道化，善修梵行，盡於苦際。如來出世，甚難可遇，時時乃出，猶優曇鉢華時時乃出。如來亦復如是，億劫乃出。人身亦復難剋，有信成就亦復難得，欲求出家學如來法亦復難得。一切諸行欲使不滅盡，此亦難得；滅於愛欲永盡無餘，滅盡涅槃。今有四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云何為四？一切諸行無常，是謂初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一切諸行苦，是謂第二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一切諸行無我，是謂第三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涅槃為永寂，是謂第四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是謂，諸賢！四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咸共墮淚：「今舍利弗滅度，何速乃爾。」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：「止！止！諸賢！慎莫愁憂，變易之法，欲使不變易者，此事不然。須彌山王尚有無常之變，況復芥子之體，舍利弗比丘而免此患乎？如來金剛之身，不久亦當取般涅槃，何況我身？然汝等各修其法行，得盡苦際。」

是時，尊者舍利弗往詣精舍。到已，收攝衣鉢，出於竹園，往詣本生住處。是時，尊者舍利弗漸漸乞食至摩瘦國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遊於摩瘦本生之處，身遇疾病，極為苦痛。時，唯有均頭沙彌供養，目下除去不淨，供給清淨。

是時，釋提桓因知舍利弗心中所念，譬如力士屈申臂頃，從三十三天沒不現，來至舍利弗精舍中。至已，頭面禮足，復以兩手摩舍利弗足，自稱姓名，而作是說：「我是天王帝釋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快哉！天帝！受命無窮。」

釋提桓因報言：「我今欲供養尊者舍利。」

時舍利弗報言：「止！止！天帝！此則為供養已，諸天清淨，阿須輪、龍、鬼及諸天之眾。我今自有沙彌，足堪使令。」

時，釋提桓因再三白舍利弗言：「我今欲作福業，莫見違願，今欲供養尊者舍利。」是時，舍利弗默然不對。時，釋提桓因躬自除糞，不辭謙苦。

是時，尊者舍利弗即以其夜而般涅槃。是時，此地六變震動，有大音聲，雨諸天華，作倡伎樂，諸天側塞虛空，神妙諸天亦散拘牟頭華，或以栴檀雜碎之香而散其上。時，舍利弗已取滅度，諸天皆在空中，悲號啼哭，不能自勝，虛空之中，欲天、色天、無色天，悉共墮淚，亦如春月細雨和暢。爾時，亦復如是。「今尊者舍利弗取般涅槃，何其速哉。」

是時，釋提桓因集一切眾香，而耶維尊者舍利弗身，種種供養已，而收舍利及衣鉢，而付均頭沙彌，又告之曰：「此是汝師舍利及衣鉢，往奉世尊。到已，以此因緣，具白世尊，若有所說者，便奉行之。」

是時，均頭報言：「如是，拘翼！」

是時，均頭沙彌捉衣、持鉢及舍利，往至阿難所，白阿難曰：「我師已取滅度，今持舍利、衣鉢來，用上世尊！」

時阿難見已，即墮淚而作是語：「汝亦來共至世尊所，以此因緣，共白世尊。若世尊有所說，我等常奉行之。」

均頭報言：「如是，尊者！」

是時，阿難將均頭沙彌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世尊曰：「此均頭沙彌來至我所，白我言：『我師已滅度，今持衣鉢來奉上如來。』我今日心意煩惱，志性迷惑，莫知東西，聞尊者舍利弗取般涅槃，悵然傷心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阿難！舍利弗比丘用戒身般涅槃乎？」

阿難對曰：「非也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阿難！用定身、慧身、解脫所見身，而取滅度乎？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舍利弗比丘不用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脫身、解脫所見身，而取滅度，但舍利弗比丘恒喜教化，說法無厭足，與諸比丘教誡，亦無厭足。我今憶此舍利弗深恩過多，是以愁悵耳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止！止！阿難！莫懷愁憂，不常之物，欲使恒在者，此事不然。夫生有死。云何，阿難！過去諸佛盡非滅度乎？譬如燈炷，油盡即滅。如從寶藏、定光至今七佛及弟子眾，盡非般涅槃乎？如是辟支佛審諦、高稱、遠聞、尼嗟優尼般嗟伽羅，優般伽羅，爾許辟支佛盡非滅度乎？賢劫之初，大國聖王名曰善悅摩訶提婆，如是轉輪聖王今為所在，豈非盡非般涅槃乎？」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一切行無常，        生者當有死，  
不生不復滅，        此滅最第一。」

增壹阿含經卷第十八

#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九

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## 四意斷品第二十六之餘

世尊告阿難曰：「汝今授舍利弗舍利來。」

阿難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時，阿難即授舍利在世尊手。

爾時，世尊手執舍利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此是舍利弗比丘舍利，智慧聰明高才之智。若干種智，智不可窮，智無涯底，智有速疾之智，有輕便之智，有利機之智，有甚深之智，有審諦之智，少欲知足，樂閑靜之處，有猛勇意，所為不亂，無怯弱心，能有所忍，除去惡法，體性柔和，不好鬪訟，恒修精進，行三昧，習智慧，念解脫，修行解脫所知見身。比丘當知，猶如大樹而無其枝，然今日比丘僧，如來是大樹，舍利弗比丘而取滅度，似樹無枝。若舍利弗所遊之方，彼方便遇大幸云：『舍利弗在彼方止。』所以然者，舍利弗比丘能與外道異學共議論，無不降伏者。」

是時，大目犍連聞舍利弗滅度，即以神足，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住。爾時，大目犍連白世尊曰：「舍利弗比丘今已滅度，我今辭世尊，欲取滅度。」

爾時，世尊默然不對。如是再三白世尊曰：「我欲取滅度。」爾時，世尊亦復默然不報。

爾時，目連以見世尊默然不報，即禮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還詣精舍，收攝衣鉢，出羅閱城，自往本生處。爾時，有眾多比丘從尊者目連後。是時，眾多比丘共目連到摩瘦村，在彼遊化，身抱重患。

是時，目連躬自露地敷座而坐，而入初禪；從初禪起，入

第二禪；從第二禪起，入第三禪；從第三禪起，入第四禪；從第四禪起，入空處；從空處起，入識處；從識處起，入不用處；從不用處起，入有想無想處；從有想無想處起，入火光三昧；從火光三昧起，入水光三昧；從水光三昧起，入滅盡定；從滅盡定起，入水光三昧；從水光三昧起，入火光三昧；從火光三昧起，入有想無想定；從有想無想定起，入不用處；從不用處起，入識處、空處、四禪、三禪、二禪、初禪。從初禪起，飛在空中，坐臥經行，身上出火，身下出水，或身下出火，身上出水，作十八變，神足變化。

是時，尊者大目犍連還下就座，結跏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繫念在前，復入初禪；從初禪起，入第二禪；從第二禪起，入第三禪；從第三禪起，入第四禪；從第四禪起，入空處；從空處起，入識處；從識處起，入不用處，從不用處起，入有想無想處；從有想無想處起，入火光三昧；從火光三昧起，入水光三昧；從水光三昧起，入滅盡定；從滅盡定起，還入水光、火光、有想無想處、不用處、識處、空處、四禪、三禪、二禪、初禪。復從初禪起，入第二禪；從第二禪起，入第三禪；從第三禪起，入第四禪；從第四禪起，尋時取滅度。爾時，大目犍連已取滅度。

是時，此地極大震動，諸天各各相告來下，省覲大目犍連，持用供養尊德，或以種種香華來供養者，諸天在空中作倡伎樂，彈琴、歌舞用供養尊者目犍連上。

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已取滅度。是時，那羅陀村中一由旬內，諸天側滿其中。爾時，復有眾多比丘持種種香華，散尊者目犍連尸上。

爾時，世尊從羅閱城漸漸乞食，將五百比丘，人中遊化，往詣那羅陀村，五百比丘俱。爾時，舍利弗、目連取滅度未久。



爾時，世尊在露地而坐，默然察諸比丘已，默然觀諸比丘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我今觀此眾人中，大有損減。所以然者，今此眾中無有舍利弗、目犍連比丘。若舍利弗、目犍連所遊之方，彼方便為不空。聞舍利弗、目犍連今在此一方。所以然者，舍利弗、目犍連比丘堪任降此外道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諸佛所造甚奇！甚特！有此二智慧、神足弟子取般涅槃，然如來無有愁憂。正使過去恒沙如來，亦復有此智慧、神足弟子，正使當來諸佛出世，亦當有此智慧、神足弟子。比丘當知，世間有二施業。云何為二？所謂財施、法施。比丘當知，若論財施者，當從舍利弗、目連比丘求；若欲求法施者，當從我求之。所以然者，我今如來無有財施，汝等今日可供養舍利弗、目犍連比丘舍利。」

爾時，阿難白佛言：「云何得供養舍利弗、目犍連舍利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當集種種香華，於四衢道頭，起四寺偷婆。所以然者，若有起寺，此人有四種應起偷婆。云何為四？轉輪聖王應起偷婆，漏盡阿羅漢應起偷婆，辟支佛應起偷婆，如來應起偷婆。」

是時，阿難白世尊曰：「有何因緣如來應起偷婆？復有何因緣辟支佛、漏盡阿羅漢、轉輪聖王應起偷婆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當知，轉輪聖王加行十善，修十功德，亦復教人行十善功德。云何為十？己身不殺生，復教他人使不殺生。己身不盜，復教他人使不盜。己身不婬，復教他人使不婬。己身不妄語，復教他人使不妄語。己身不綺語，復教他人使不綺語。己身不嫉妬，復教他人使不嫉妬。己身不鬭訟，復教他人使不鬭訟。己身意正，復教他人使不亂意。身自正見，復教他人使行正見。比丘當知，轉輪聖王有此十功德，是故應與起偷婆。」

是時，阿難白世尊曰：「復以何因緣如來弟子應與起偷婆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阿難當知，漏盡阿羅漢以更不復受有，淨如天金，三毒五使永不復現，以此因緣如來弟子應與起偷婆。」

阿難白佛：「以何因緣辟支佛應與起偷婆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有辟支佛，無師自悟，去諸結使，更不受胎，是故應與起偷婆。」

是時，阿難白世尊曰：「復以何因緣如來應與起偷婆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於是，阿難！如來有十力、四無所畏，不降者降，不度者度，不得道者令得道，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。眾人見已，極懷歡喜。是謂，阿難！如來應與起偷婆。是謂如來應與起偷婆。」

爾時，阿難聞世尊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一〇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婆迦梨身得重患，臥在大小便上，意欲自刀殺，無此勢可自坐起。是時，尊者婆迦梨告侍者：「汝今可持刀來，吾欲自殺。所以然者，如今日釋迦文佛弟子之中，信解脫者無出我上，然我今日有漏心不解脫。所以然者，然如來弟子遇苦惱時，亦復求刀自殺。我今用此命為？不能從此岸至彼岸。」

是時，婆迦梨弟子出家未久，未知今世、後世，不知從此岸至彼岸，亦復不知死此生彼，便授刀與之。時，婆迦梨手執刀已，以信堅固，持刀自刺。

是時，婆迦梨以刀自刺，而作是念：「釋迦文佛弟子之中，所作非法，得惡利不得善利，於如來法中，不得受證而取命終。」是時，尊者婆迦梨便思惟是五盛陰：是謂此色，是謂色習，是謂色滅盡；是謂痛、想、行、識，是謂痛、想、行、識集，是

謂痛、想、行、識、滅盡。彼於此五盛陰熟思惟之，諸有生法皆是死法。知此已，便於有漏心得解脫。爾時，尊者婆迦梨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。

爾時，世尊以天耳聽聞尊者婆迦梨求刀自殺。爾時，世尊告阿難：「諸比丘在舍衛城者，盡集一處，吾欲所勅。」

是時，尊者阿難受世尊教，即集諸比丘，在普集講堂，還白世尊曰：「今日比丘已集一處。」

是時，世尊將比丘僧，前後圍遶，至彼婆迦梨比丘精舍。當於爾時，弊魔波旬欲得知尊者婆迦梨神識所在，為在何處？為在人耶？為非人耶？天、龍、鬼神、乾沓怛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摩休勒、閼叉？今此神識竟為所在，在何處生遊？不見東西南北，四維上下，皆悉周遍而不知神識之處。是時，魔波旬身體疲極，莫知所在。

爾時，世尊將比丘僧，前後圍遶，至彼精舍。爾時，世尊觀魔波旬欲得知神識所在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頗聞此精舍之中有大聲乎？又有光怪？」

諸比丘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我等已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弊魔波旬，欲得知婆迦梨神識所在。」

是時，尊者阿難白世尊曰：「唯願世尊說婆迦梨比丘神識為何所在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婆迦梨比丘神識永無所著。彼族姓子以般涅槃，當作如是持。」

是時，尊者阿難白世尊曰：「此婆迦梨比丘何日得此四諦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今日之中得此四諦。」

阿難白佛：「此比丘抱病經久，本是凡人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阿難！如汝所言，但彼比丘謙苦甚久，諸有釋迦文佛弟子之中，信解脫者此人最勝，然有漏心未得解

脫：『我今可求刀自刺。』是時，彼比丘臨自刺時，即思惟如來功德；捨壽之日，思惟五盛陰：是謂此色習、此色滅盡。爾時，彼比丘思惟此已，諸有習之法皆悉滅盡，此比丘已般涅槃。」

爾時，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四意斷之法            四闇、老耄法

阿夷、法本末        舍利、婆迦梨

## 增壹阿含經等趣四諦品第二十七

（一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是謂，比丘！我等常所說法，所謂四諦，以無數方便而觀察此法，分別其義，廣與人演。云何為四？所謂苦諦之法，以無數方便而觀察此法，分別其義，廣與人演；以無數方便說習、盡、道諦，而觀察此法，分別其義，廣與人演。」

「汝等比丘，當親近舍利弗比丘，承事供養。所以然者，彼舍利弗比丘以無數方便，說此四諦，廣與人演。當舍利弗比丘與諸眾生及四部眾，分別其義，廣與人演，時不可計眾生諸塵垢盡，得法眼淨。」

「汝等比丘，當親近舍利弗、目犍連比丘，承事供養。所以然者，舍利弗比丘！眾生之父母，以生已長養令大者，目犍連比丘！所以然者，舍利弗比丘與人說法要，成四諦；目犍連比丘與人說法要，成第一義，成無漏行。汝等當親近舍利弗、目犍連比丘。」世尊作是語已，還入靜室。

世尊去未久，爾時舍利弗告諸比丘：「其有能得四諦法者，彼人快得善利。云何為四？所謂苦諦，以無數方便廣演其義。」

云何為苦諦？所謂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憂悲惱苦、怨憎會苦、恩愛別苦、所求不得苦，取要言之，五盛陰苦，是謂苦諦。云何苦習諦？所謂愛結是也。云何為盡諦？所謂盡諦者，愛欲結永盡無餘，是謂盡諦。云何為道諦？所謂賢聖八品道是。正見、正治、正語、正方便、正命、正業、正念、正定，是謂道諦也。彼眾生快得善利，乃能聞此四諦之法。」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當說此法，無量不可計眾生聞此法時，諸塵垢盡，得法眼淨。

「我等亦快得善利，世尊與我說法，安處福地。」

「是故，四部之眾，求於方便，行此四諦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二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眾多比丘入舍衛城。時，眾多比丘便作是念：「然我等乞食日猶故早，我等可往至外道異學村與共論義。」

是時，眾多比丘便往至外道村中。到已，共相問訊，在一面坐已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異學問道人曰：「沙門瞿曇與諸弟子而說此法：『汝等比丘，盡當學此法，悉當了知，以了知己，當共奉行。』我等亦與諸弟子而說此法：『汝等盡當而學此法，悉當了知，以了知己，當共奉行。』沙門瞿曇與我等有何等異？有何增減？所謂彼說法，我亦說法，彼教誨，我亦教誨。」

爾時，眾多比丘聞此語已，亦不言是，復不言非，即從坐起而去。爾時，眾多比丘自相謂曰：「我等當以此義，往白世尊！」

爾時，眾多比丘入舍衛城乞食，食已，收攝衣鉢，以尼師



檀著左肩上，往詣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眾多比丘以此因緣，具白世尊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彼外道作此問者，汝等當以此語報彼曰：『為一究竟？為眾多究竟乎？』或能彼梵志平等說者，應作是說：『是一究竟，非眾多究竟。』彼究竟者，為是有欲究竟？為無欲究竟？所謂彼究竟者，謂無欲究竟。云何彼究竟者，有患究竟？為無患究竟？所謂彼究竟者，無患究竟，非有患究竟。云何有癡究竟？無癡究竟？所謂彼究竟者，無癡究竟。云何彼究竟者，為是有愛究竟？為無愛究竟？所謂彼究竟者，無愛究竟。云何彼究竟者，有受究竟？為無受究竟？所謂彼究竟者，無受究竟。云何彼究竟者，為是智者？為非智者？所謂智者所究竟。此究竟者，為是怒者所究竟？為非怒者所究竟？所謂此究竟，彼當作是說，非怒者所究竟。

「比丘！有此二見，云何為二見？所謂有見、無見。諸有沙門、婆羅門不知此二見之本末，彼便有欲心、有瞋恚心、有愚癡心、有愛心、有受心，彼是無知。彼有怒心，不與行相應，彼人不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愁、憂、苦、惱，辛酸萬端不脫於苦。諸有沙門、婆羅門如實而知之，彼便無愚癡、瞋恚之心，恒與行相應，便得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。今說苦之元本。如是，比丘！有此妙法，斯名平等之法。諸不行平等法者，則墮五見。

「今當說四受，云何為四受？所謂欲受、見受、戒受、我受，是謂四受。若有沙門、婆羅門盡知欲受之名，彼雖知欲受之名，復不相應者，彼盡分別諸受之名，先分別欲受之名，而不分別見受、戒受、我受之名。所以然者，以彼沙門、婆羅門不能分別此三受之名。是故，或有沙門、婆羅門盡分別此諸受，彼便分別欲受、見受，不分別戒受、我受。所以然者，以彼沙門、婆羅門不能分別二受。若使沙門、婆羅門盡能分別諸受，

或復有不具者，彼便能分別欲受、見受、戒受，不分別我受。所以然者，以彼沙門、婆羅門不能分別我受故。是故，復有沙門、婆羅門盡分別諸受，然復有不具者。

「此名四受，有何等義？云何分別？所謂四受者，由愛而生。如是，比丘！有是妙法所應分別。若有不行此諸受，此不名為平等。所以然者，諸法之義難了難解。如此非法之義者，非三耶三佛之所說也。比丘當知，如來盡能分別一切諸受，以能分別一切諸受，則與相應，則能分別欲受、見受、我受、戒受。是故，如來盡分別諸受，則與法共相應，無有相違。

「此四受由何而生？然此四受由愛而生，由愛而長。成就此受，彼便不能起於諸受；以不起諸受，則不恐懼，以不恐懼，便般涅槃：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造已辦，更不復受有，如實知之。如是，比丘！有此妙法，如實而知之，具足諸法、法行之本。所以然者，以其此法極微妙故，諸佛之所說，則於諸行無有缺漏。於是，比丘！有初沙門、第二沙門、第三沙門、第四沙門，更無復有沙門出此上者、能勝此者，作如是師子之吼。」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阿那邠邸長者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

爾時，世尊問長者曰：「云何，長者！汝家中恒布施耶？」

長者白佛：「貧家恒行布施，又飲食麤弊，不與常同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若布施之時，若好、若醜，若多、若少，然不用心意，復不發願，復無信心，由此行報，所生之處不得好食。意不貪樂，意亦復不樂著於好衣裳，亦復不樂著好田業，

心亦不著五欲之中，正使有僕從奴婢，亦復不受其教。所以然者，正由其中不用心故，故受其報。若長者布施之時，若好、若醜，若多、若少，當至誠用心，勿有增損，廢後世橋梁。彼若所生之處，飲食自然，七財具足，心恒樂五欲之中，正使有奴婢使人，恒受其教。所以然者，由於中發歡喜心故。

「長者當知，過去久遠有梵志名毘羅摩，饒財多寶，真珠、虎珀、硨磲、瑪瑙、水精、琉璃，好喜布施。爾時，布施之時，用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金，復有八萬四千金鉢盛滿碎銀，作如是施。復以八萬四千金銀澡罐施。復以八萬四千牛，皆以金銀覆角，皆作如是布施。復以八萬四千玉女布施，衣裳自覆。復以八萬四千臥具，皆用氍毹文繡毳毼自覆。復以八萬四千衣裳布施。復以八萬四千龍象布施，皆用金銀校飾。復以八萬四千匹馬布施，皆用金銀鞍勒自副。復以八萬四千車布施，作如是大施。復以八萬四千房舍布施，於四城門中布施，須食與食，須衣與衣，衣被、飲食、床臥具、病瘦醫藥，皆悉與之。

「長者當知，彼毘羅摩雖作是布施，不如作一房舍，持用布施招提僧，此福不可計量。正使彼作如是施，及作房舍持用施招提僧，不如受三自歸佛、法、聖眾，此福不可稱計。正使彼人作如是施，及作房舍，又受三自歸，雖有此福，猶不如受持五戒。正使彼人作如是施，及作房舍，受三自歸，受持五戒，雖有此福，故不如彈指之頃慈愍眾生，此福功德不可稱計。

「正使彼人作如是施，作僧房舍，受三自歸，奉持五戒，及彈指之頃慈愍眾生，雖有此福，故不如須臾之間，起於世間不可樂想，此福功德不可稱量。然彼所作功德，我盡證明，作僧房舍，我亦知此福；受三自歸，我亦知此福；受持五戒，我亦知此福；彈指之頃慈愍眾生，我亦知此福；須臾之間，起於世間不可樂想，我亦知此福。

「爾時，彼婆羅門作如是大施者，豈是異人乎？莫作是觀也。所以然者，爾時施主者，即我身是也。長者當知，過去久遠所作功德，信心不斷，不起著想。是故，長者！若欲布施之時，若多、若少，若好、若醜，歡喜惠施，勿起想著，手自布施，莫使他人，發願求報，後求受福，長者當獲無窮之福。如是，長者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長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日初出之時，人民之類普共田作，百鳥悲鳴，嬰姪哀喚。我今，比丘當知，此是譬喻，當解其義。此義云何當解？若日初出之時，此譬如來出世。人民之類普共田作，此譬如檀越施主，隨時供給衣被、飯食、床臥具、病瘦醫藥。百鳥悲鳴者，此高德法師之喻，能與四部之眾說微妙之法。嬰姪喚呼者，此弊魔波旬之喻。是故，諸比丘！如日初出，如來出世，除去闇冥，靡不照明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彌勒菩薩至如來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彌勒菩薩白世尊言：「菩薩摩訶薩成就幾法，而行檀波羅蜜，具足六波羅蜜，疾成無上正真之道？」

佛告彌勒：「若菩薩摩訶薩行四法本，具足六波羅蜜，疾成無上正真等正覺。云何為四？於是，菩薩惠施佛、辟支佛，

下及凡人，皆悉平均不選擇人，恒作斯念：『一切由食而存，無食則喪。』是謂菩薩成就此初法，具足六度。

「復次，菩薩若惠施之時，頭、目、髓、腦，國、財、妻、子，歡喜惠施，不生著想。由如應死之人臨時還活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。爾時，菩薩發心喜悅，亦復如是，布施誓願不生想著。

「復次，彌勒！菩薩布施之時，普及一切，不自為己使成無上正真之道，是謂成就此三法，具足六度。

「復次，彌勒！菩薩摩訶薩布施之時，作是思惟：『諸有眾生之類，菩薩最為上首，具足六度，了諸法本。何以故？食已，諸根寂靜，思惟禁戒，不興瞋恚，修行慈心，勇猛精進，增其善法，除不善法，恒若一心，意不錯亂，具足辯才，法門終不越次，使此諸施具足六度，成就檀波羅蜜。』

「若菩薩摩訶薩行此四法，疾成無上正真等正覺。是故，彌勒！若菩薩摩訶薩欲施之時，當發此誓願，具足諸行。如是，彌勒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彌勒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來出世有四無所畏，如來得此四無所畏，便於世間無所著，在大眾中而師子吼轉於梵輪。

「云何為四？我今已辦此法，正使沙門、婆羅門、魔、若魔天，蜎飛蠕動之類，在大眾中言我不成此法，此事不然。於中得無所畏，是為第一無所畏。

「如我今日諸漏已盡，更不受胎。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眾生之類，在大眾中言我諸漏未盡者，此事不然。是謂第二無所畏。



「我今已離愚闇法，欲使還就愚闇之法者，終無此處。若復沙門、婆羅門、魔、若魔天，眾生之類，在大眾中言我還就愚闇之法者，此事不然。是謂如來三無所畏。

「諸賢聖出要之法，盡於苦際，欲使不出要者，終無此處。若有沙門、婆羅門、魔、若魔天，眾生之類，在大眾中言如來不盡苦際者，此事不然。是謂如來四無所畏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如來四無所畏，在大眾之中，能師子吼轉於梵輪。如是，比丘！當求方便，成四無所畏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七）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今有四人，聰明勇悍，博古明今，法法成就。云何為四？比丘多聞博古明今，在大眾中最為第一。比丘尼多聞博古明今，在大眾中最為第一，優婆塞多聞博古明今，在大眾中最為第一，優婆斯多聞博古明今，在大眾中最為第一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四人在大眾中最為第一。」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勇悍無所畏，	多聞能說法，
在眾為師子，	能除怯弱法。
比丘戒成就，	比丘尼多聞，
優婆塞有信，	優婆斯亦爾。
在眾為第一，	若能和順眾，
欲知此義者，	如日初出時。

「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學博古明今，法法成就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八)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金翅鳥。云何為四？有卵生金翅鳥，有胎生金翅鳥，有濕生金翅鳥，有化生金翅鳥，是四種金翅鳥。如是，比丘！有四種龍。云何為四？有卵生龍，有胎生龍，有濕生龍，有化生龍。是謂，比丘！有四種龍。

「比丘當知，若彼卵生金翅鳥欲食龍時，上鐵叉樹上，自投于海；而彼海水縱廣二十八萬里，下有四種龍宮，有卵種龍，有胎種龍，有濕種龍，有化種龍。是時，卵種金翅鳥，以大翅搏水兩向，取卵種龍食之；設當向胎種龍者，金翅鳥身即當喪亡。爾時，金翅鳥搏水取龍，水猶未合，還上鐵叉樹上。

「比丘當知，若胎生金翅鳥欲食龍時，上鐵叉樹上，自投于海；然彼海水縱廣二十八萬里，搏水下至值胎種龍。若值卵生龍者，亦能捉之銜出海水；若值濕生龍者，鳥身即死。

「比丘當知，若濕生金翅鳥欲食龍時，上鐵叉樹上，自投于海。彼若得卵生龍、胎生龍、濕生龍，皆能捉之；設值化生龍者，鳥身即死。

「若，比丘！化生金翅鳥欲食龍時，上鐵叉樹上，自投于海；然彼海水縱廣二十八萬里，搏水下至值卵種龍、胎種龍、濕種龍、化種龍，皆能捉之，海水未合之頃，還上鐵叉樹上。

「比丘當知，若使龍王身事佛者，是時金翅鳥不能食噉。所以然者，如來恒行四等之心，以是故鳥不能食龍。云何為四等？如來恒行慈心，恒行悲心，恒行喜心，恒行護心。是謂，比丘！如來恒有此四等心，有大筋力，有大勇猛，不可沮壞。以是之故，金翅之鳥不能食龍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行四等之心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善知識惠施之時，有四事功德。云何為四？知時而施，非不知時；自手惠施，不使他人；布施常淨潔，非不淨潔；施極微妙，不有穢濁。善知識惠施之時，有此四功德。

「是故，諸比丘！善男子、善女人布施之時，當具此四功德。以具此功德，獲大福業，得甘露滅。然此福德不可稱量，言當有爾許福業，虛空所不能容受。猶如海水不可計量，言一斛、半斛、一合、半合，稱數之名，但其福業不可具陳。如是，善男子、善女人所作功德不可稱計，獲大福業，得甘露滅，言當有爾許福德。是故，比丘，善男子、善女人當具此四功德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一〇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今有四種之人，可敬可貴，世之福田。云何為四？所謂持信、奉法、身證、見到。

「彼云何名為持信人？或有一人受人教誡，有篤信心，意不疑難，有信於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號佛、世尊。亦信如來語，亦信梵志語，恒信他語，不任己智。是謂名為持信人。

「彼云何名為奉法人？於是，有人分別於法，不信他人，觀察於法，有耶？無耶？實耶？虛耶？彼便作是念：『此是如來語，此是梵志語。』以是知如來諸法者，便奉持之；諸有外

道語者，而遠離之。是謂名為奉法人。

「彼云何為身證人？於是，有人身自作證，亦不信他人，亦不信如來語，諸尊所說言教亦復不信，但任己性而遊。是謂名為身證人。

「彼云何名為見到人？於是，有人斷三結，成須陀洹不退轉法，彼有此見便有惠施，有受者，有善惡之報，有今世、後世，有父，有母，有阿羅漢等受教者，身信作證而自遊化。是謂名為見到人。

「是謂，比丘！有此四人，當念除上三人，念修身證之法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九

#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

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## 聲聞品第二十八

（一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。

是時，四大聲聞集在一處，而作是說：「我等共觀此羅閱城中，誰有不供奉佛、法、眾作功德者，由來無信者，當勸令信如來、法、僧。」尊者大目犍連、尊者迦葉、尊者阿那律、尊者賓頭盧。

爾時，有長者名跋提，饒財多寶，不可稱計：金、銀、珍寶、硨磲、瑪瑙、真珠、虎魄、象馬、車乘、奴婢、僕從，皆悉備具。又復慳貪不肯布施，於佛、法、眾無有毫釐之善，無

有篤信，故福已盡，更不造新，恒懷邪見：無施、無福、亦無受者，亦無今世、後世、善惡之報，亦無父母及得阿羅漢者，亦復無有而取證者。彼長者有七重門，門門有守人，不得使乞者詣門，復以鐵籠絡覆中庭中，恐有飛鳥來至庭中。

長者有姊名難陀，亦復慳貪不肯惠施，不種功德之本，故者已滅，更不造新，亦懷邪見：無施、無福、亦無受者，亦無今世、後世、善惡之報，亦無父母、得阿羅漢，亦復無有而取證者。難陀門戶亦有七重，亦有守門人，不令有來乞者，亦復以鐵籠覆上，不使飛鳥來入家中。「我等今日可使難陀母篤信佛、法、眾。」

爾時，拔提長者清旦食餅。是時，尊者阿那律到時，著衣持鉢，便從長者舍地中踊出，舒鉢向長者。是時，長者極懷愁憂，即授少許餅與阿那律。是時，阿那律得餅已，還詣所在。

是時，長者便興瞋恚，語守門人言：「我有教勅：『無令有人入門內。』何故使人來入？」時，守門者報曰：「門閤牢固，不知此道士為從何來？」爾時，長者默然不言。

時，長者已食餅竟，次食魚肉。尊者大迦葉著衣持鉢，詣長者家，從地中踊出，舒鉢向長者。時，長者甚懷愁憂，授少許魚肉與之。是時，迦葉得肉，便於彼沒，還歸所在。

是時，長者倍復瞋恚，語守門者言：「我先有教令：『不使人入家中。』何故復使二沙門入家乞食？」時，守門人報曰：「我等不見此沙門為從何來入？」

長者報曰：「此禿頭沙門善於幻術，狂惑世人，無有正行。」

爾時，長者婦去長者不遠而坐觀之。然此長者婦是質多長者妹，從摩師山中取之。時，婦語長者言：「可自護口，勿作是語，言：『沙門學於幻術。』所以然者，此諸沙門有大威神，所以來至長者家者，多所饒益。長者！竟識先前比丘者乎？」



長者報曰：「我不識之。」

時婦報言：「長者！頗聞迦毘羅衛國斛淨王子名阿那律，當生之時，此地六變震動，遶舍一由旬內，伏藏自出？」

長者報言：「我聞有阿那律，然不見之耳。」

時，婦語長者言：「此豪族之子，捨居家已，出家學道，修於梵行，得阿羅漢道，天眼第一，無有出者。然如來亦說：『我弟子中天眼第一，所謂阿那律比丘是。』」次第二比丘來入乞者，為識不乎？」

長者報言：「我不識之。」

其婦語言：「長者！頗聞此羅閱城內大梵志名迦毘羅，饒財多寶，不可稱計，有九百九十九頭耕牛田作？」

長者報言：「我躬自見此梵志身。」

其婦報言：「長者！頗聞彼梵志息，名曰比波羅耶檀那，身作金色，婦名婆陀，女中殊勝者，設舉紫磨金在前猶黑比白？」

長者報言：「我聞此梵志有子，名曰比波羅耶檀那，然復不見。」

其婦報言：「向者，後來比丘即是。其身捨此玉女之寶，出家學道，今得阿羅漢，恒行頭陀，諸有頭陀之行具足法者，無有出尊迦葉上也。世尊亦說：『我弟子中第一比丘頭陀行者，所謂大迦葉是。』」今長者快得善利，乃使賢聖之人來至此間乞食。我觀此義已，故作是言：『善自護口，莫誹謗賢聖之人，言作幻化。』此釋迦弟子皆有神德，當說此語。」

時，尊者大目犍連著衣持鉢，飛騰虛空，詣長者家，破此鐵籠，落在虛空中，結跏趺坐。

是時，跋提長者見目犍連在虛空中坐，便懷恐怖，而作是說：「汝是天耶？」

目連報言：「我非天也。」

長者問言：「汝是乾沓耆耶？」

目連報言：「我非乾沓耆。」

長者問言：「汝是鬼耶？」

目連報言：「我非鬼也。」

長者問言：「汝是羅刹噉人鬼耶？」

目連報言：「我亦非羅刹噉人鬼也。」

是時，跋提長者便說此偈：

「為天乾沓耆？    羅刹鬼神耶？  
又言非是天，    羅刹鬼神者。  
不似乾沓耆，    方域所遊行，  
汝今名何等？    我今欲得知？」

爾時，目連復以偈報曰：

「非天乾沓耆，    非鬼羅刹種，  
三世得解脫，    今我是人身。  
所可降伏魔，    成於無上道，  
師名釋迦文，    我名大目連。」

是時，跋提長者語目連言：「比丘！何所教勅？」

目連報言：「我今欲與汝說法，善思念之。」

時，長者復作是念：「此諸道士長夜著於飲食，然今欲論者，正當論飲食耳。若當從我索食者，我當言無也。」然復作是念：「我今少多聽此人所說。」爾時，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，便說此偈：

「如來說二施，    法施及財施，  
今當說法施，    專心一意聽。」

是時，長者聞當說法施，便懷歡喜，語目連言：「願時演說，聞當知之。」

目連報言：「長者當知，如來說五事大施，盡形壽當念修

行。」

時，長者復作是念：「目連向者欲說法施行，今復言有五大施。」是時，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，復告長者言：「如來說有二大施。所謂法施、財施。我今當說法施，不說財施。」

長者報言：「何者是五大施？」

目連報言：「一者不得殺生，此名為大施，長者！當盡形壽修行之。二者不盜，名為大施，當盡形壽修行。不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當盡形壽而修行之。是謂，長者！有此五大施，當念修行。」

是時，跋提長者聞此語已，極懷歡喜，而作是念：「釋迦文佛所說甚妙，今所演說者，乃不用寶物，如我今日不堪殺生，此可得奉行。又我家中饒財多寶，終不偷盜，此亦是我之所行。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，終不婬他，是我之所行。又我不好妄語之人，何況自當妄語，此亦是我之所行。如今日意不念酒，何況自嘗，此亦是我之所行。」是時，長者語目連言：「此五施者我能奉行。」

是時，長者心中作是念：「我今可飯此目連。」長者仰頭語目連言：「可屈神下顧，就此而坐。」

是時，目連尋聲下坐。是時，跋提長者躬自辦種種飲食與目連，目連食訖，行淨水，長者作是念：「可持一端甕奉上目連。」是時，入藏內而選取白甕，欲取不好者，便得好者，尋復捨之，而更取甕，又故爾好，捨之，復更取之。

是時，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，便說此偈：

「施與心鬪諍，        此福賢所棄，  
施時非鬪時，        可時隨心施。」

爾時，長者便作是念：「今日連知我心中所念。」便持白甕奉上目連。

是時，目連即與呪願：

「觀察施第一，        知有賢聖人，  
施中最为上，        良田生果實。」

時，目連呪願已，受此白氈，使長者受福無窮。

是時，長者便在一面坐，目連漸與說法妙論，所謂論者：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，欲不淨想，出要為樂。諸佛世尊所說之法，苦、習、盡、道。時，目連盡與說之。即於座上得法眼淨，如極淨之衣易染為色，此跋提長者亦復如是，即於座上得法眼淨，以得法、見法、無有狐疑，而受五戒，自歸佛、法、聖眾。

時，目連以見長者得法眼淨，便說此偈：

「如來所說經，        根原悉備具，  
眼淨無瑕穢，        無疑無猶豫。」

是時，跋提長者白目連曰：「自今已後恒受我請，及四部眾，當供給衣被、飯食、床臥具、病瘦醫藥，無所愛惜。」是時，目連與長者說法已，便從坐起而去。

餘大聲聞，尊者大迦葉、尊者阿那律，語尊者賓頭盧言：「我等已度跋提長者，汝今可往降彼老母難陀。」

賓頭盧報曰：「此事大佳。」

爾時，老母難陀躬作酥餅。爾時，尊者賓頭盧到時，著衣持鉢，入羅閱城乞食，漸漸至老母難陀舍，從地中踊出，舒手持鉢，從老母難陀乞食。是時，老母見賓頭盧已，極懷瞋恚，並作是惡言：「比丘當知，設汝眼脫者，我終不乞汝食也。」

是時，賓頭盧即入三昧，使雙眼脫出。是時，母難陀倍復瞋恚，復作惡言：「正使沙門空中倒懸者，終不與汝食。」

是時，尊者賓頭盧復以三昧力，在空中倒懸。時，母難陀倍復瞋恚而作惡言：「正使沙門舉身烟出者，我終不與汝食。」

是時，賓頭盧復以三昧力舉身出烟。是時，老母見已，倍復恚怒，而作是語：「正使沙門舉身燃者，我終不與汝食也。」

是時，賓頭盧即以三昧，使身體盡燃。老母見已，復作是語：「正使沙門舉身出水者，我終不與汝食也。」

時，賓頭盧復以三昧力，便舉身皆出水。老母見已，復作是語：「正使沙門在我前死者，我終不與汝食也。」

是時，尊者賓頭盧即入滅盡三昧，無出入息，在老母前死。時，老母以不見出入息，即懷恐怖，衣毛皆豎，而作是語：「此沙門釋種子，多所識知，國王所敬，設聞在我家死者，必遭官事，恐不免濟。」並作是語：「沙門還活者，我當與沙門食。」是時，賓頭盧即從三昧起。

時，母難陀復作是念：「此餅極大，當更作小者與之。」時，老母取少許麵作餅，餅遂長大。老母見已，復作是念：「此餅極大，當更作小者。然餅遂大，當取先前作者持與之。」便前取之，然復諸餅皆共相連。時，母難陀語賓頭盧曰：「比丘！須食者便自取，何故相憍乃爾？」

賓頭盧報曰：「大姊當知，我不須食，但須母欲有所說耳。」

母難陀報曰：「比丘！何所戒勅？」

賓頭盧曰：「老母今當知，今持此餅往詣世尊所。若世尊有所戒勅者，我等當共奉行。」

老母報曰：「此事甚快。」

是時，老母躬負此餅從尊者賓頭盧後往至世尊所。到已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立。

爾時，賓頭盧白世尊曰：「此母難陀是跋提長者姊，慳貪獨食不肯施人。唯願世尊為說篤信之法，使得開解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母難陀：「汝今持餅施與如來及與比丘僧。」

是時，母難陀即以奉上如來及餘比丘僧。故有遺餘餅在，



母難陀白世尊言：「故有殘餅。」

世尊曰：「更飯佛、比丘僧。」

母難陀受佛教令，復持此餅飯佛及比丘僧。然後復故有餅在。是時，世尊告母難陀：「汝今當持此餅與比丘尼眾、優婆塞、優婆夷眾。」

然故有餅在，世尊告曰：「可持此餅施與諸貧窮者。」

然故有餅在，世尊告曰：「可持此餅棄于淨地，若著極清淨水中。所以然者，我終不見沙門、婆羅門、天及人民能消此餅，除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。」

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時，母難陀即以此餅，捨著淨水中，即時火焰起。母難陀見已，尋懷恐懼，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時，世尊漸與說法，所謂論者：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，欲不淨想，漏為穢污，出家為要。爾時，世尊以見母難陀心意開解，諸佛世尊常所說法，苦、習、盡、道，爾時世尊盡與母難陀說之。

是時，老母即於座上得法眼淨，猶如白氈易染為色。此亦如是，時母難陀諸塵垢盡，得法眼淨。彼以得法、成法無有狐疑，已度猶豫，得無所畏，而承事三尊，受持五戒。爾時，世尊重與說法，使發歡喜。

爾時，難陀白世尊曰：「自今已後，使四部之眾在我家取施，自今已去恒常布施，修諸功德，奉諸賢聖。」即從坐起，頭面禮足，便退而去。

是時，跋提長者及母難陀，有弟名曰優婆迦尼，是阿闍世王少小同好，極相愛念。爾時，優婆迦尼長者經營田作，聞兄跋提及姊難陀受如來法化，聞已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七日之中不復睡眠，亦不飲食。是時，長者辦田作已，還詣羅閱城

中道，復作是念：「我今先至世尊所，然後到家。」爾時，長者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

爾時，長者白世尊曰：「我兄跋提及姊難陀，受如來法化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長者！今跋提、難陀以見四諦，修諸善法。」

爾時，優婆迦尼長者白世尊曰：「我等居門極獲大利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長者！如汝所言，汝今父母極獲大利，種後世之福。」

爾時，世尊與長者說微妙之法，長者聞法已，即從坐起，頭面禮足，便退而去。往詣王阿闍世所，在一面坐。

爾時，王問長者曰：「汝兄及姊受如來化耶？」

對曰：「如是。大王！」

王聞此語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即擊鍾鳴鼓，告勅城內：「自今已後，無令事佛之家有所貲輸，亦使事佛之人來迎去送。所以然者，此皆是我道法兄弟。」

爾時，王阿闍世出種種飲食持與長者，時長者便作是念：「我竟不聞世尊說夫優婆塞之法，為應食何等食？應飲何等漿？我今先往至世尊所，問此義，然後當食。」

爾時，長者告左右一人曰：「汝往至世尊所。到已，頭面禮足，持我聲而白世尊云：『優婆迦尼長者白世尊曰：「夫賢者之法當持幾戒？又犯幾戒非清信士？當應食何等食？飲何等漿？」』」

爾時，彼人受長者教，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立。爾時，彼人持長者名，白世尊曰：「夫清信士之法應持幾戒？犯幾戒非優婆塞？又應食何等食？飲何等漿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當知食有二種，有可親近，有不可親近。

云何為二？若親近食時，起不善法，善法有損，此食不可親近；若得食時，善法增益，不善法損，此食可親近。漿亦有二事，若得漿時，起不善法，善法有損，此不可親近；若得漿時，不善法損，善法有益，此可親近。夫清信士之法，限戒有五，其中能持一戒、二戒、三戒、四戒，乃至五戒，皆當持之。當再三問，能持者使持之；若清信士犯一戒已，身壞命終，生地獄中。若復清信士奉持一戒，生善處天上，何況二、三、四、五？」是時，彼人從佛受教已，頭面禮足，便退而去。

彼人去不遠，是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自今已後，聽授優婆塞五戒及三自歸。若比丘欲授清信士、女戒時，教使露臂、叉手合掌，教稱姓名，歸佛、法、眾；再三教稱姓名，歸佛、法、眾，復更自稱：『我今已歸佛，歸法，歸比丘僧。』如釋迦文佛最初五百賈客受三自歸，盡形壽不殺、不盜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飲酒。若持一戒，餘封四戒；若受二戒，餘封三戒；若受三戒，餘封二戒；若受四戒，餘封一戒；若受五戒，當具足持之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（二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今日月有四重翳，使不得放光明。何等為四？一者雲也，二者風塵，三者烟，四者阿須倫，使覆日月不得放光明。是謂，比丘！日月有此四翳，使日月不得放大光明。此亦如是，比丘！有四結覆蔽人心不得開解。云何為四？一者欲結，覆蔽人心不得開解。二者瞋恚，三者愚癡，四者利養，覆蔽人心不得開解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四結覆蔽人心不得開解，當求方便，滅此四結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阿羅毘祠側。爾時，極為盛寒，樹木凋落。

爾時，手阿羅婆長者子出彼城中，在外經行，漸來至世尊所。到已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彼長者子白世尊言：「不審宿昔之中得善眠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童子！快善眠也。」

時，長者子白佛：「今盛寒日，萬物凋落，然復世尊坐用草蓐，所著衣裳，極為單薄，云何世尊作是說『我快得善眠。』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童子！諦聽！我今還問汝，隨所報之。猶如長者家牢治屋舍，無有風塵，然彼屋中有床蓐、氈氍、毳毼，事事俱具，有四玉女顏貌端政，面如桃華，世之希有，視無厭足，然好明燈，然彼長者快得善眠乎？」

長者子報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有好床臥，快得善眠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長者子！若彼人快得善眠，時有欲意起，緣此欲意不得眠乎？」

長者子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若彼人欲意起者，便不得眠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彼欲意盛者，今如來永盡無餘，無復根本，更不復興。云何，長者子！設有瞋恚、愚癡心起者，豈得善眠乎？」

童子報言：「不得善眠也。所以然者，由有三毒心故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來今日無復此心，永盡無餘，亦無根本。童子當知，我今當說四種之坐。云何為四？有卑坐、有天坐、有梵坐、有佛坐。童子當知，卑坐者，是轉輪聖王坐也。天坐者，釋提桓因坐也。梵坐者，梵天王之坐也。佛坐者，是四諦之坐也。卑坐者，向須陀洹坐也。天坐者，得須陀洹坐也。梵

坐者，向斯陀含坐也。佛坐者，四意止之坐也。卑坐者，得斯陀含之坐也。天坐者，向阿那含之坐也。梵坐者，得阿那含果坐也。佛坐者，四等之坐也。卑坐者，欲界之坐也。天坐者，色界之坐也。梵坐者，無色界之坐也。佛坐者，四神足之坐也。

「是故，童子！如來以坐四神足坐，快得善眠，於中不起淫、怒、癡，以不起此三毒之心，便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：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復受有，如實知之。是故，長者子，我觀此義已，是故說如來快得善眠。」

爾時，長者子便說此偈：

「相見日極久，        梵志般涅槃，  
以逮如來力，        明眼取滅度。  
卑坐及天坐，        梵坐及佛坐，  
如來悉分別，        是故得善眠。  
自歸人中尊，        亦歸人中上，  
我今未能知，        為依何等禪。」

長者子作是語已，世尊然可之。是時，長者子便作是念：「世尊以然可，我極懷歡喜，不能自勝。」即從坐起，頭面禮足，便退而去。

爾時，彼童子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。

爾時，世尊從靜室起下靈鷲山，及將鹿頭梵志，而漸遊行到大畏塚間。爾時，世尊取死人髑髏授與梵志，作是說：「汝今，梵志！明於星宿，又兼醫藥能療治眾病，皆解諸趣，亦復能知人死因緣。我今問汝，此是何人髑髏，為是男耶？為是女乎？復由何病而取命終？」



是時，梵志即取髑髏反覆觀察，又復以手而取擊之，白世尊曰：「此是男子髑髏，非女人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梵志！如汝所言，此是男子，非女人也。」

世尊問曰：「由何命終？」

梵志復手捉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眾病集湊，百節酸疼故致命終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當以何方治之？」

鹿頭梵志白佛言：「當取呵梨勒果，并取蜜和之，然後服之，此病得愈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如汝所言，設此人得此藥者，亦不命終。此人今日命終，為生何處？」

時，梵志聞已，復捉髑髏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命終生三惡趣，不生善處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。梵志！如汝所言，生三惡趣，不生善處。」

是時，世尊復更捉一髑髏授與梵志，問梵志曰：「此是何人，男耶？女耶？」

是時，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髑髏，女人身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由何疹病致此命終？」

是時，鹿頭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女人懷妊故致命終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女人者，由何命終？」

梵志白佛：「此女人者，產月未滿，復以產兒故致命終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梵志！如汝所言。又彼懷妊，以何方治？」

梵志白佛：「如此病者，當須好酥醍醐，服之則差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言。今此女人以取命終，為生何處？」

梵志白佛：「此女人以取命終，生畜生中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梵志！如汝所言。」

是時，世尊復更捉一髑髏授與梵志，問梵志曰：「男耶？女耶？」

是時，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髑髏者，男子之身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由何疹病致此命終？」

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命終飲食過差，又遇暴下，故致命終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病以何方治？」

梵志白佛：「三日之中絕糧不食，便得除愈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此人命終，為生何處？」

是時，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命終生餓鬼中。所以然者，意想著水故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更捉一髑髏授與梵志，問梵志曰：「男耶？女耶？」

是時，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髑髏者，女人之身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此人命終由何疹病？」

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當產之時以取命終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當產之時以取命終？」

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女人身，氣力虛竭，又復飢餓以致命終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人命終，為生何處？」

是時，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命終生於人道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夫餓死之人欲生善處者，此事不然，生三惡趣者可有此理。」

是時，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女人者，持戒完具而取命終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彼女人身，持戒完具致此命終。所以然者，夫有男子、女人，禁戒完具者，設命終時，當墮二趣：若天上、人中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捉一髑髏授與梵志，問曰：「男耶？女耶？」

是時，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髑髏者，男子之身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者，此人由何疹病致此命終？」

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無病，為人所害故致命終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為人所害故致命終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人命終，為生何處？」

是時，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命終生善處天上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汝所言，前論、後論而不相應。」

梵志白佛：「以何緣本而不相應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諸有男女之類，為人所害而取命終，盡生三惡趣，汝云何言生善處天上乎？」

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奉持五戒，兼行十善，故致命終生善處天上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持戒之人無所觸犯，

生善處天上。」

世尊復重告曰：「此人為持幾戒而取命終？」

是時，梵志復專精一意無他異想，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持一戒耶？非耶？二、三、四、五耶？非耶？然此人持八關齋法而取命終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持八關齋而取命終。」

爾時，東方境界普香山南有優陀延比丘，於無餘涅槃界而取般涅槃。爾時，世尊屈申臂頃，往取彼髑髏來授與梵志，問梵志曰：「男耶？女耶？」

是時，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我觀此髑髏，元本亦復非男，又復非女。所以然者，我觀此髑髏，亦不見生，亦不見斷，亦不見周旋往來。所以然者，觀八方上下，都無音響。我今，世尊！未審此人是誰髑髏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止！止！梵志！汝竟不識是誰髑髏？汝當知之，此髑髏者，無終、無始、亦無生死，亦無八方、上下所可適處，此是東方境界普香山南優陀延比丘，於無餘涅槃界取般涅槃，是阿羅漢之髑髏也。」

爾時，梵志聞此語已，歎未曾有，即白佛言：「我今觀此蟻子之蟲，所從來處，皆悉知之，鳥獸音響即能別知，此是雄，此是雌。然我觀此阿羅漢，永無所見，亦不見來處，亦不見去處，如來正法甚為奇特！所以然者，諸法之本出於如來神口，然阿羅漢出於經法之本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梵志！如汝所言，諸法之本出如來口，正使諸天、世人、魔、若魔天，終不能知羅漢所趣。」

爾時，梵志頭面禮足，白世尊言：「我能盡知九十六種道所趣向者，皆悉知之；如來之法所趣向者，不能分別，唯願世尊得在道次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梵志！快修梵行，亦無有人知汝所趣向處。」

爾時，梵志即得出家學道，在閑靜之處，思惟道術。所謂族姓子，剃除鬚髮，著三法衣，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復受胎，如實知之。是時，梵志即成阿羅漢。

爾時，尊者鹿頭白世尊言：「我今以知阿羅漢行所修之法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云何知阿羅漢之行？」

鹿頭白佛：「今有四種之界。云何為四？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風界。是謂，如來！有此四界。彼時人命終，地即自屬地，水即自屬水，火即自屬火，風即自屬風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比丘！今有幾界？」

鹿頭白佛：「其實四界，義有八界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四界，義有八界？」

鹿頭白佛：「今有四界。云何四界？地、水、火、風，是謂四界。彼云何義有八界？地界有二種，或內地、或外地。彼云何名為內地種？髮、毛、爪、齒、身體、皮膚、筋、骨、髓、腦、腸、胃、肝、膽、脾、腎，是謂名為內地種。云何為外地種？諸有堅牢者，此名為外地種。此名為二地種。

「彼云何為水種？水種有二，或內水種、或外水種。內水種者：涎、唾、淚、尿、血、髓，是謂名為內水種。諸外軟濕物者，此名為外水種。是名二水種。

「彼云何名為火種？然火種有二，或內火、或外火。彼云何名為內火？所食之物，皆悉消化無有遺餘，此名為內火。云何名為外火？諸外物熱盛物，此名為外火種。

「云何名為風種？又風種有二，或有內風、或有外風。所謂脣內之風、眼風、頭風、出息風、入息風，一切支節之間風，此名為內風。彼云何名為外風？所謂輕飄動搖、速疾之物，此



名為外風。是謂，世尊！有二種，其實有四，數有八。如是，世尊！我觀此義，人若命終時，四種各歸其本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無常之法亦不與有常并。所以然者，地種有二，或內、或外。爾時，內地種是無常法、變易之法；外地種者，恒住、不變易。是謂地有二種，不與有常、無常相應。餘三大者亦復如是，不與有常、無常共相應。是故，鹿頭！雖有八種，其實有四。如是，鹿頭，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鹿頭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今有四大廣演之義。云何為四？所謂契經、律、阿毘曇、戒，是謂為四。比丘當知，若有比丘從東方來，誦經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，彼便作是語：『我能誦經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，博學多聞。』正使彼比丘有所說者，不應承受，不足篤信，當取彼比丘而共論議，案法共論。」

「云何案法共論？所謂案法論者，此四大廣演之論，是謂契經、律、阿毘曇、戒，當向彼比丘說契經、布現律、分別法。正使說契經時，布現律、分別法時，若彼布現，所謂與契經相應，律、法相應者，便受持之。設不與契經、律、阿毘曇相應者，當報彼人作是語：『卿當知之，此非如來所說。然卿所說者，非正經之本。所以然者，我今說契經、律、阿毘曇都不與相應。』以不相應，當問戒行，設不與戒行相應者，當語彼人：『此非如來之藏也。』即當發遣使去，此名初演大義之本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！若有比丘從南方來，而作是語：『我能誦經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，博學多聞。』正使比丘有所說，不應承受，不足篤信，當取彼比丘而共論議。正使比丘有所說不與義

相應者，當發遣之。設與義相應者，當報彼人曰：『此是義說，非正經本。』爾時，當取彼義勿受經本。所以然者，義者解經之源，是謂第二演大義之本。

「復次，比丘！若有比丘從西方來，誦經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，博學多聞。當向彼比丘說契經、律、阿毘曇，然彼比丘正解味，不解義，當語彼比丘作是語：『我等不明此語，為是如來所說也？為非也？』正使說契經、律、阿毘曇時，解味不解義，雖聞彼比丘所說，亦不足譽善，亦不足言惡。復以戒行而問之，設與相應者念承受之。所以然者，戒行與味相應，義不可明故，是謂第三演義也。

「復次，比丘！若有比丘從北方來，誦經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：『諸賢，有疑難者，便來問義，我當與汝說之。』設彼比丘有所說者，不足承受，不足諷誦，然當向彼比丘問契經、律、阿毘曇、戒，共相應者，便當問義。若復與義相應，便當歎譽彼比丘：『善哉！善哉！賢士！此真是如來所說。義不錯亂，盡與契經、律、阿毘曇、戒共相應。』當以法供養得彼比丘。所以然者，如來恭敬法故，其有供養法者，則恭敬我已。其觀法者，則觀我已。有法則有我已，有法則有比丘僧，有法則有四部之眾，有法則有四姓在世。所以然者，由法在世，則賢劫中有大威王出世，從是已來便有四姓在世。若法在世，便有四姓在世：刹利、婆羅門、工師、居士種。若法在世者，便有轉輪聖王位不絕。若法在世者，便有四天王種、兜術天、艷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便在於世。若法在世者，便有欲界天、色界天、無色界天在於世間。若法在世者，便有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、辟支佛果、佛乘便現於世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善恭敬於法，彼比丘隨時供養，給其所須，當語彼比丘作是語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今日所說者，真是

如來所說。』是謂，比丘！有此四大廣演說之義。

「是故，諸比丘！當持心執意行此四事，勿有漏脫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王波斯匿清旦集四種兵，乘寶羽之車，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世尊問大王曰：「大王！為從何來？又塵土全體，集四種兵，有何事緣？」

波斯匿王白世尊曰：「今此國界有大賊起，昨夜半，興兵擒獲。然身體疲倦欲還詣宮，然中道復作是念：『我應先至如來所，然後入宮。』以此事緣，寤寐不安；今以壞賊功勞有在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故來至拜跪覲省。設我昨夜不即興兵者，則不獲賊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曰：「如是。大王！如王所說。王當知，此有四事緣本，先苦而後樂。云何為四？清旦早起先苦而後樂；設服油酥先苦而後樂；若服藥時先苦而後樂；家業娉娶先苦而後樂。是謂，大王！有此四事緣本，先苦而後樂。」

爾時，波斯匿王白世尊言：「世尊所說誠得其宜，有此四事緣本，先苦而後樂。所以然者，如我今日觀此四事，如掌觀珠，皆是先苦而後樂義。」

爾時，世尊與波斯匿王說微妙之法，發歡喜心。王聞法已，白世尊言：「國事猥多，欲還歸所在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宜知是時。」

時，波斯匿王即從坐起，頭面禮足，繞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王去未久，是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今有此四事緣本，先苦

後樂。云何為四？修習梵行先苦而後樂，誦習經文先苦而後樂；坐禪念定先苦而後樂；數出入息先苦而後樂。是謂，比丘！行此四事者，先苦而後樂也。其有比丘行此先苦而後樂之法，必應沙門後得果報之樂。

「云何為四？若有比丘勤於此法，無欲惡法，念持喜安，遊心初禪，得沙門之樂。復次，有覺、有觀息，內有喜心，專精一意，無覺、無觀，念持喜安，遊於二禪，是謂得第二沙門之樂。復次，無念遊心於護，恒自覺知，覺身有樂，諸賢聖所喜望者，護念樂，遊心三禪，是謂獲第三沙門之樂。復次，苦樂已盡，先無有憂惑之患，無苦無樂，護念清淨，遊心四禪，是謂有此四沙門之樂。

「復次，比丘！若有比丘行此先苦後獲沙門四樂之報，斷三結網，成須陀洹不退轉法，必至滅度。復次，比丘！若斷此三結，淫、怒、癡薄，成斯陀含，來至此世，必盡苦際。復次，比丘！若有比丘斷五下分結，成阿那含，於彼般涅槃，不來此世。

「復次，比丘！若有比丘有漏盡，成無漏心解脫、智慧解脫，於現法中身作證而自遊戲：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復受胎，如實知之。是彼比丘修此先苦之法，後獲沙門四果之樂。

「是故，諸比丘！當求方便，成此先苦而後樂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七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之人出現於世。云何為四？

有似黃藍花沙門；有似邠陀利華沙門；有似柔軟沙門；於柔軟中柔軟沙門。

「彼云何名為似黃藍花沙門？或有一人，斷三結使，成須陀洹不退轉法，必至涅槃，極遲經七死七生；或復家家、一種，猶如黃藍之花朝取暮長。此比丘亦復如是，三結使盡，成須陀洹，不退轉法必至涅槃，極遲至七死七生，若求方便勇猛意者，家家、一種便成道迹，是謂名為黃藍花沙門。

「彼云何名為邠陀利花沙門？或有一人，三結使盡，婬、怒、癡薄，成斯陀含，來至此世盡於苦際。若小遲者，來至此世盡於苦際；若勇猛者，即於此間盡於苦際。猶如邠陀利花，晨朝剖花，向暮萎死，是謂邠陀利花沙門。

「彼云何柔軟沙門？或有一人斷五下分結，成阿那含，即於彼般涅槃，不來此世，是謂柔軟沙門。

「彼云何柔軟中柔軟沙門？或有一人有漏盡，成無漏心解脫、智慧解脫，於現法中自身作證而自遊戲：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復受胎，如實知之。是謂柔軟中柔軟沙門。

「是謂，比丘！有此四人出現於世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求方便，於柔軟中作柔軟沙門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修陀、修摩均	賓頭、塵、翳、手
鹿頭、廣演義	後樂、柔軟經

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

## 结 行：

1. 补阙真言：南谟喝啰怛那，哆啰夜耶。佉啰佉啰。俱住俱住。摩啰摩啰。虎啰，吽。贺贺，苏怛拏，吽。泼抹拏，娑婆诃。（三遍）



2. 七佛灭罪真言：离婆离婆帝。求诃求诃帝。陀罗尼帝。尼诃啰帝。  
毗黎你帝。摩诃伽帝。真陵乾帝。娑婆诃。（三遍）

3. 三皈依

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，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；

自皈依法，当愿众生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；

自皈依僧，当愿众生，统理大众，一切无碍。和南圣众。（一遍）

4. 回向

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

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

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

普愿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

愿以此功德 回向法界众生 愿诸众生：

罪障消除 福德增长 智慧增长 菩提心增长

愿三宝兴隆 正法久住 普愿众生 早成佛道

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

5. 礼佛（三拜/三问讯）（注：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）

恭敬法宝 开智慧眼

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